

清史通俗演義

第三冊

增訂  
續圖

清史通俗演義

第三冊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書

書號：

書名：

清史通俗演義



第三冊第一函

登錄： 004663

函數 一 冊數 十

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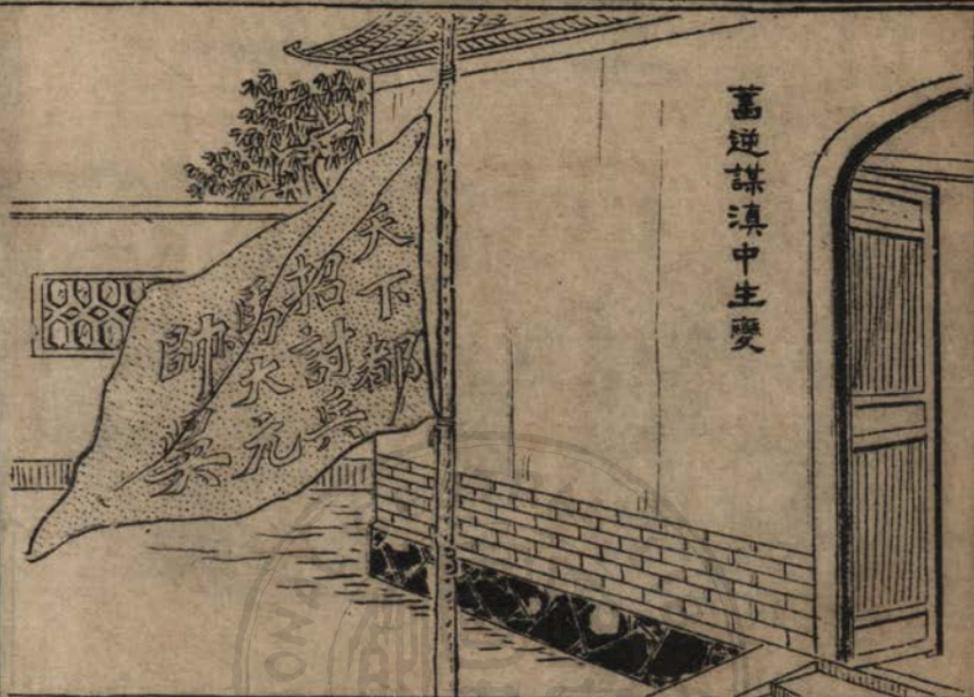
故悍激  
杖主帥功



除大慙  
冲  
人定計



蓄逆謀滇中生變



撤藩鎮朝右用兵



馳偽徵  
方學應



失將桂軍  
勇三回





兩親王因為敗功



諸強藩束手聽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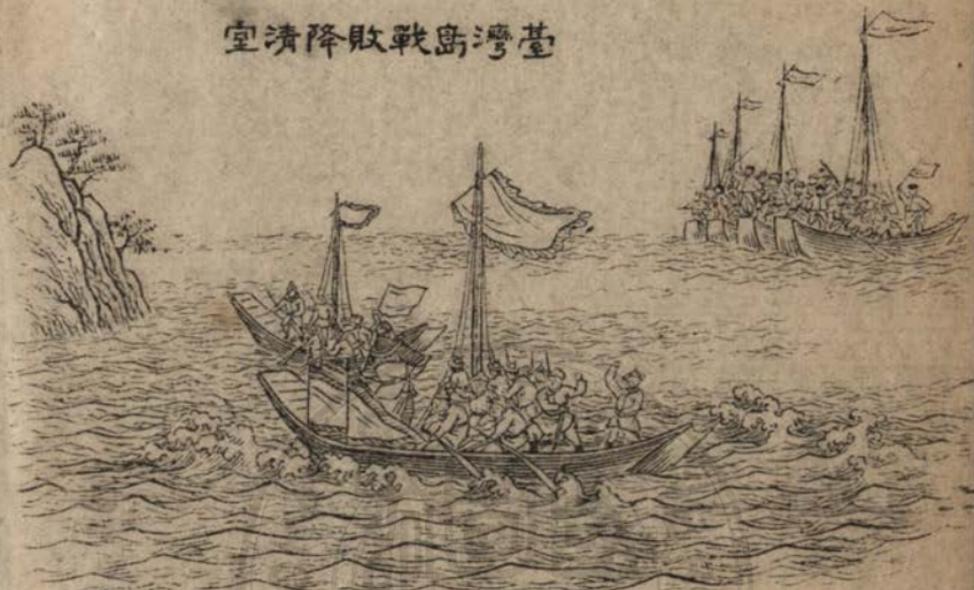
偕帝遜疾伏冥誅



集軍破城  
叛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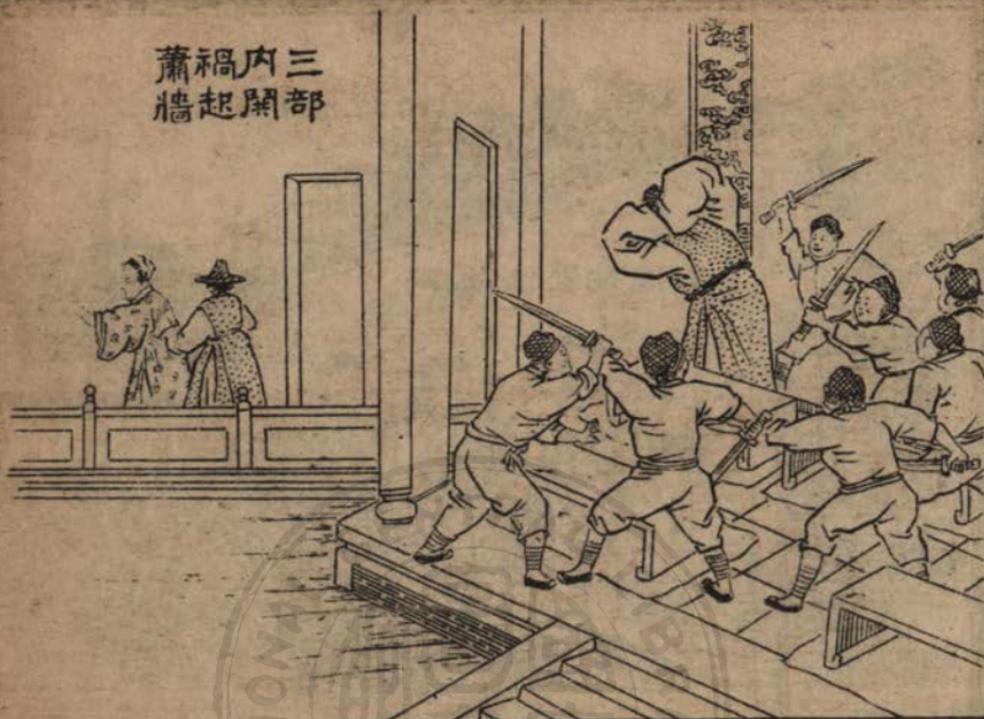
室清降敗戰島灣臺



臣俄屈約訂楚布尼



三內禍蕭  
部關起牆



親數次  
平蕩  
朔漢

新黨賊



咸安

爭諸位家嗣被黜



羅文網名士沈寬



聞寇警發兵于衛



苦苛政倡亂援臺灣



暢春園聖祖賓天



乾清宮世  
宗立嗣



清史通俗演義卷三

第二十一回 弑故主悍師微功

除大憝沖人定計

却說康熙帝即位由四位輔政大臣盡心佐理首擬肅清宮禁將內官十三衙門盡行革去什麼叫作十三衙門即司禮監尚方司御用監御馬監內官監尚衣監尚膳監尚寶監司設監兵仗局惜薪司鐘鼓司織染局便是這十三衙門中所用的都是太監順治帝在日曾立內十三衙門鐵牌嚴禁太監預政只因衙門未撤終不免鬼鬼祟祟暗裏藏奸康熙帝即位就裁撤十三衙門宮廷內外恭請上諭已自稱頌不置清聖祖為所以開場故事到了元年三月平西王吳三桂定西將軍愛星阿先書三桂特標首惡奏稱奉命

征緬兩路進兵緬酋震懼執偽永曆帝朱由榔獻軍前滇河告平此奏一上特降殊旨進封三桂為親王鎮守如故命愛星阿即日班師原來桂王寄居緬甸本已困辱萬分李定國時在景線連上三十餘疏迎駕往彼都被緬人阻住定國復出軍攻緬城緬人固守不下忽聞清兵亦來攻緬只得引還景線適緬酋巴哇喇達姆摩弑兄自立欲借清朝的勢力壓服緬人遂陰使通款清兵願執獻桂王三桂應允限期索獻緬酋遂發兵三千圍住桂王住所托名誑盟令從官出飲呪水馬吉翔先出開了頭刀李國泰作了吉翔第二接連是走出一個殺死一個共死四十二人惟沐天波與將軍魏豹格死

緬人數名自刎而亡。馬李等死有餘辜惟沐天波似覺可惜桂王自知不免含淚修書遣人投遞清營交與吳三桂其辭非常沈痛詳錄如左。

將軍新朝之勳臣亦舊朝之重鎮也。世膺爵秩封藩外疆烈皇帝之於將軍可謂厚矣。國家不造闖賊肆惡覆我京城滅我社稷逼我先帝戮我人民將軍志興楚國飲泣秦庭縞素誓師提兵問罪當日之初衷固未泯也。奈何遂憑大國狐假虎威外施復讎之名陰作新朝之佐逆賊既誅而南方土宇非復先朝有矣。諸臣不忍宗社之顛覆迎立南陽枕席未安干戈猝至弘光北狩隆武被弑僕於此時幾不欲生猶暇為社稷計乎。諸臣強之再三謬承先緒自是以來楚地失粵東亡驚竄流離不可勝數猶賴李定國迎我貴州接我南安自謂與人無患與世無爭矣。而將軍忘君父之大德圖開剗之豐功提師入滇覆我巢穴由是僕渡荒漠聊借緬人以固我圍山遙水長言笑誰歡祇益悲矣。既失山河苟全微息亦自息矣。乃將軍不避阻險請命遠來提數十萬之衆窮追逆旅何其視天下之不廣哉。豈天覆地載之中猶不容僕一人乎。抑封王錫爵之後猶欲殲僕以徼功乎。既毀我室又取我子讀鷓鴣之章能不慘然心惻乎。將軍猶是世祿之裔即不為僕憐獨不念先帝乎。即不念先帝獨不念列祖列宗乎。即不念列祖列宗獨不念己之祖若父乎。不知大清何恩何德於將軍。

僕又何讎何怨於將軍也。將軍自以為智，適成其愚；自以為厚，適成其薄。千載而下，史有傳書，有載當以將軍為何如也。僕今日兵衰力弱，營營之命懸於將軍之手矣。如必欲僕首領，則雖粉骨碎身，所不敢辭。若其轉禍為福，或以避方寸土，仍存三恪，更非敢望。苟得與太平草木同霑雨露於新朝，縱有億萬之眾，亦當付於將軍矣。惟將軍命之。

這封書信，若到別人手中，也要存點惻隱，為桂王顧恤三分。偏這忍心害理的吳三桂，毫不動心，仍檄催緬首速獻桂王。桂王方等三桂覆書，忽見緬兵七八十名蜂擁而入，不問情由，把桂王連人帶座擡了就走。還有桂王眷屬二十五人，號哭相隨。桂王此時精神恍惚，由他抬着，經過了若干路程，滿望是荆蔓葛藤，無情一碧。

正是荆天棘地

到了緬都

城外，見有大營數座，旗幟分懸。右首是平西大將軍字樣，左首是定西將軍字樣，緬兵從平西大將軍營內進去，放下桂王，出營自去。這裏自有營兵接住。桂王問此處是那裏，營兵道是清平西大將軍吳王爺大營。桂王道：「是否平西王吳三桂營兵？」應了一個是字。桂王歎了數聲，又見眷屬多蓬頭赤足，被緬兵押令入營。到桂王前，個個放聲大哭。營內走出一員部將，大喝道：「王爺出來，休得胡鬧。」狐假虎威眷屬被他一嚇，噤住哭聲。少頃，一位雄糾糾、氣昂昂的大員，帶了數名護衛，緩步出來，對了桂王。一個長揖，桂王見

他頭戴寶石頂。身穿黃馬褂。早料着是大將軍模樣。恰故意問是誰人。答稱清平西王。

吳說到吳宇。停住。桂王道。你便是大明平西伯吳三桂麼。偏要提出大明二字。桂王也算辣口。三桂聞得

大明二字。好像天雷劈頂一般。頓時毛骨俱悚。不由的雙膝跪下。顫聲道是。天良終自難泯。桂

王道。好一個平西伯。果然能幹。可惜是忘本了。但事到如今。也不必說。朕正思北去。一

謁祖宗十二陵寢。你能替朕辦到。朕死亦瞑目了。三桂仍顫聲道。是。桂王命他起來。三

桂即辭歸營內。對眾將道。我自從軍以來。大小經過數百戰。並沒有什麼恐懼。不意今

日見這末代皇帝。偏令我跼踖難安。真正不解。真正不解。有何難解。隨令部將護着桂王。及

桂王家眷。簇擁前行。自己邀同愛星阿。拔營歸滇。不幾日到了雲南省城。將桂王拘禁

別室。與愛星阿商議處置桂王的法子。愛星阿擬獻俘北京。聽朝廷發落。吳三桂道。倘

中途被劫。奈何。據我愚見。不如奏請就地處決為是。愛星阿係滿人。尚不欲死。永曆何物。三桂悍忍至此。愛星阿

不便抗議。照三桂意拜發奏摺。到了四月十四日。奉了清聖祖諭旨。前明桂王朱由榔

恩免獻俘。着即傳旨賜死。欽此。註明月日作爲明宗絕滅一大紀念。三桂立即升帳。傳齊馬步各軍。將桂

王及眷屬二十餘人。都擁到篋子坡法場。令即絞決。桂王也不多說。只有桂王儲嗣。年

只十二齡。大罵三桂道。三桂點賊。我朝何負於汝。我父子何難於汝。乃竟置我死地。天

道有知。必不令點賊善終。是日天昏地暗。風霾交作。滇人無不悲悼。改喚篋子坡為迫

死城

福唐桂三藩事至此結局

時李定國方聯結暹羅古剌諸國擬大舉攻緬索還桂王忽聞緬人

已把桂王獻與吳三桂急引兵追截途次又聞桂王被弒望北大哭嘔血數升兵士見

主帥已病請即退還回到猛獵病勢日重一日臨危時尚三呼永曆帝悠然而逝還算

定國已死西陲無遺患獨東南尚有張煌言鄭成功煌言隱居南田島隨從只有數人

明知大勢已去無能為力只是忠心未泯還與臺灣常通音問屢促成功進兵不料成

功一病身亡煌言聞訃大哭道延平一歿還有何望從此深島屏居謝絕一切暇時或

著書遣悶借酒消愁一日方在門外閒眺山水見有數人着了明裝走到煌言面前

了又瞧煌言方自驚說但聽來人道君非張煌言先生麼煌言不便道出姓名却轉問

來人來人道我等皆故明遺民因聞先生居此特來拜謁先生何必隱匿名姓難道疑

我等為奸細麼煌言便邀到窟穴彼此各道姓字無非是張三李四一流人物坐談之

頃滿口思明聲聲忠義與煌言說得非常投機并云島口有來舟數號舟中同志約數

百人一成一旅也可中興請先生出去一會訂定盟約共圖恢復便是煌言熱心復明

便隨了來人步至島口果見口外泊船數艘將要上船舟中突起數人都是辮髮的清

兵煌言始知中他詭計清兵提起鐵索來縛煌言煌言厲聲道士可殺不可辱道言未

絕岸上引誘煌言的來人即搖手阻住當下偕煌言上船乘着風勢到了寧波復由寧

波轉達杭州。由清兵上岸。催了肩輿。抬煌言入署。巡撫趙廷臣下階迎接。請他上坐。便  
嘮嘮叨叨的勸他降清。煌言曰。如公厚誼。非不足感。但煌言義不事清。有死無二。任他  
辯如秦儀。不能搖動方寸。還是早日就死。完我貞心。廷臣見無可說。便從他志願。送出  
清波門。令他就義。把遺骸送入鳳凰山中。迄今鳳凰山有張蒼水先生墓。就是煌言遺  
塚。這時候鎮守閩地的耿繼茂。復與閩督李率泰。水師提督施琅。借了荷蘭國夾板船  
數艘。攻克金廈二島。復名思明州。為廈門。鄭軍退保臺灣。由成功子經。據守臺地。仍奉  
永曆正朔。効節海外。清廷將鄭芝龍正法。並其子鄭成恩。世恩。世蔭等。亦一律斬首。芝  
龍臨刑時。長歎道。早知如此。何必投降。悔已遲了鄭經聞芝龍受刑。痛乃祖之被戮。悲厥考  
之無成。捨地呼天。枕戈飲血。可奈通地。徒成孤立。銜石不足填波。只得導晦養時。再作  
計較。那時八齡天子。坐享承平。歸馬放牛。修文偃武。太常紀錄。頒世祿以報功。勝國搜  
賢。子隆諡以表節。光陰荏苒。已是四年。天子大婚。冊內大臣噶布喇。女何舍里氏為皇  
后。龍鳳雙輝。滿廷慶賀。太皇太后與皇太后。各上徽號。雖是照例應有的事情。免不得  
錦上添花。愈加熱鬧。只范文程。洪承疇等一班勳臣。先後逝世。朝綱國計。統歸輔政四  
大臣管理。這四大臣中。索尼是四朝元老。資格最優。人品亦頗公正。過必隆。蘇克薩哈。  
勳望較卑。凡事俱聽索尼主裁。獨這鰲拜。隨征四方。自恃功高。橫行無忌。連索尼都不

在眼中。他想把索尼諸人一一除掉。趁着皇帝冲幼。獨攬大權。因此暗中設法。先從蘇克薩哈下手。蘇克薩哈係正白旗人。鰲拜乃鑲黃旗人。順治初年。睿親王多爾袞曾把鑲黃旗。應得地。給與正白旗。別給鑲黃旗右翼地。旗民安居樂業。已二十多年。鰲拜倡議。欲將原地各歸原旗。明明是借題生釁宗人府會議照准。遂命直隸總督朱昌祚。巡撫王登

聯。會同國史館大學士蘇納海。經理易地事宜。俗語說。道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這安居樂業的旗民。無緣無故。要他遷徙。不免要多費財力。況且原地易還屯莊。亦須互換。彼此各有損失。各有困難。自然而然的怨恨起來。蘇納海朱昌祚王登聯等。俯順輿情。奏請停止。康熙帝召見四大臣。將原奏交閱。鰲拜怒道。蘇納海撥地遲悞。朱昌祚阻撓國事。統是目無君上。照例應一律處斬。這是鰲拜自創的律例康熙帝問索尼等人道。卿等以為何

如。遏必隆連忙答道。應照輔臣鰲拜議。索尼亦隨即接口道。臣臣意也是如此。口吻略有不

都是敲順風鑼只蘇克薩哈俯首無言。鰲拜怒目而視。恨不將蘇克薩哈吞入肚中。轉向康

熙帝道。臣等所見皆同。請皇上發落。康熙帝猶在遲疑。鰲拜即向御座前。檢出片紙。提起御用的硃筆。寫著蘇納海朱昌祚王登聯。不遵上命。著即處斬十七個大字。匆匆徑出。索尼等亦隨了出來。鰲拜就將矯旨付與刑部。刑部安敢怠慢。即提到蘇納海朱昌祚王登聯三人。擄出市曹。一概梟首。暗無天日康熙帝見鰲拜這副情形。遂有意親政。陰令

給事中張維赤等聯銜奏請。貝勒王大臣同聲贊成。獨鰲拜不發一詞。康熙帝又延了年月。直到康熙六年秋季。始御乾清門聽政。隔了數日。索尼病逝。鰲拜越加專恣。蘇克薩哈恐不能免禍。遂呈上奏摺畧云。

臣以菲材。蒙先皇帝不次之擢。廁入輔臣之列。七載以來。毫無報稱。罪狀實多。茲遇皇上躬親大政。伏祈令臣往守先皇帝陵寢。如綫餘息。得以生全。則臣仰報皇上養育之恩。亦得稍盡謹此奏聞。

帝覽奏。即用另紙寫就硃諭道。

爾輔政大臣等。奉皇考遺詔。輔朕七載。朕正欲酬爾等勤勞。茲蘇克薩哈奏請守陵。如綫餘息。得以生全。不識有何逼迫之處。在此何以不得生守陵。何以得生。着議政王貝勒大臣會議具奏。

此諭一下。鰲拜已經聞知。遂至議政王處運動。這時候議政王中。要算康親王傑書。位望較高。然見了鰲拜。亦非常畏懼。鰲拜便授意傑書。教他如此如此。傑書唯唯聽命。遂照鰲拜意。奏覆康熙帝。見了覆陳。不覺驚異起來。看官你道他覆奏中。是什麼說話。他說蘇克薩哈係輔政大臣。不知仰體遺詔。竭盡忠誠。反飾詞欺藐。主上懷抱奸詐。存蓄異心。本朝從無犯此等罪名。應將蘇克薩哈官職盡行革去。即凌遲處死。所有子孫俱

著正法云云。查清朝律例。凌遲處死。乃是大逆不道的處分。蘇克薩哈請守陵寢。不過  
語言激烈一點。如何可加他凌遲。并且還要滅族。康熙帝幼年岐疑。那有不驚異之理。  
便召康親王傑書等。及遏必隆。鰲拜二人入內。說他覆奏謬誤。鰲拜即上前辯駁。康熙  
帝道。你與蘇克薩哈。不知有什麼讎隙。定要斬草除根。朕意恰是不准。總算鰲拜道。臣  
與蘇克薩哈。並無嫌隙。只是秉公處斷。康熙帝道。恐怕未必。鰲拜道。若不如此辦法。將  
來臣下都要欺君罔上了。康熙帝道。欺君罔上的人。眼前何曾沒有。朕看蘇克薩哈。到  
還是有些規矩。鰲拜仍是力請。康熙帝堅執不允。鰲拜不禁大怒。攘臂直前。欲以老拳  
相鉤。康熙帝究屬少年。嚇得惶遽失色。便支吾道。要辦他。亦不應凌遲處死。鰲拜抗  
聲道。即不凌遲。也應斬首。鰲拜真窮康熙帝戰栗不答。還是傑書同遏必隆。參了未議  
定了絞決。虧他鰲拜方無言而出。可憐蘇克薩哈。一戰勤勞。竟被權奸構陷。慘死法場。  
專制之世康熙帝經此一激。到慈寧宮內去見太后。泣述鰲拜不法情狀。太后女流。無  
其慘如此計可施。只用好言撫慰。究竟聖明天子。別有用心。他向各王邸中。選了百名親王子弟。  
年紀多與康熙帝彷彿。一班兒練習武藝。研究拳術。將門之子。種骨不同。不到一年。都  
學得拳術精通。武藝高強。連康熙帝也得了一點本領。於是康熙帝不動聲色。先封鰲  
拜為一等公。歇了數日。單召鰲拜入內議事。鰲拜欣然前往。到了內廷。見康熙帝端坐

上面兩旁站立的便是一班少年貴冑。鰲拜昂着頭走至康熙帝前。死在目前還說道：

皇上召臣何事。康熙帝豎起龍目，怒向鰲拜道：「你知罪麼？」劈頭劈腦鰲拜毫不畏懼，直

答道：「臣有何罪？」康熙帝道：「你結黨樹私，妨功害能，罪不勝舉，還說無罪。」鰲拜聽了此語，

惱着性子，忍耐不住，仍舊發作攘臂故態。原是要康熙帝索性激他，一激便道：「左右與

我拏下鰲拜。」厲聲道：「那個敢來拏我？」言未畢，一少年應聲而出，走近鰲拜，鰲拜即拍面

一拳。那少年不慌不忙，把鰲拜拳頭接住，喝一聲道：「去。」鰲拜站立不住，倒退數步。眾少

年趁這機會，擁住鰲拜，你一拳，我一脚，鰲拜不防這童子軍，竟有如許能力，方想極力

招架，誰知已被眾少年拏翻，打得皮破血流，奄奄一息。康熙帝便召傑書，過必隆入內，

痛罵一頓。兩人連忙下跪，搗頭如蒜。康熙帝使命兩人拖出鰲拜，叫他據實認鞫，不得

徇私。這兩人魂膽消揚，自然遵旨勦實，奏覆鰲拜罪狀共三十款。末後有鰲拜為勦舊

大臣正法與否，出自皇上聖裁等語。這想迴護正是

當道豺狼遺失勢，滿城狐鼠亦寒心。

未知鰲拜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吳三桂率軍南下，嚴檄緬人令獻永曆帝自劾。此實三桂之一失計。若稍有遠識，誰肯悍然不顧，冒大不韙之名，迨緬人獻出永曆，復手自加弒，彼以為可免清帝

之嫌不知愈中清帝之忌。康熙帝固英斷有餘，觀其不動聲色，立除鰲拜，鰲拜能除，寧不能除三桂耶？篇中雖依次敘事，然鉤心鬪角處，隱具匣劍帷燈之妙，微而顯，明而晦，吾於是書亦云。

第二十二回 蓄逆謀滇中生變

撤藩鎮朝右用兵

却說清康親王傑書等，既審問鰲拜，明白覆奏，不日由內閣傳下諭旨，其詞道：

鰲拜係勳舊大臣，受國厚恩，奉皇考遺詔，輔佐政務，理宜精白乃心，盡忠報國。不意鰲拜結黨專權，紊亂國政，紛更成憲，罔上行私。凡用人行政，鰲拜欺藐朕躬，恣意妄為。文武官員，欲令盡出其門，內外要路，俱伊之奸黨。班布爾善、穆里瑪塞本、得阿思哈、噶褚哈、訥莫、泰璧圖等，結為黨與，凡事先於私家商定，乃行與伊交好者，多方引用，不合者，即行排陷，種種奸惡，難以枚舉。朕久已悉知，但以鰲拜身係大臣，受累朝寵眷甚厚，猶望其改行從善，克保功名，以全始終。乃近觀其罪惡日多，上負皇考付託之重，暴虐肆行，致失天下之望。遏必隆知其惡，緘默不言，意在容身，亦負委任。朕以罪狀昭著，將其事欵命諸王大臣公同究審，俱已得實，以其情罪重大，皆擬正法。本當依議處分，但念鰲拜効力多年，且皇考曾經倚任，朕不忍加誅，姑從寬免死。著革職籍沒，仍行拘禁。遏必隆無結黨事，免其重罪，削去太師職銜，及後加公爵。

班布爾善穆里瑪阿思哈噶褚哈塞本得泰壁圖訥莫。或係部院大臣。或係左右侍衛。乃皆阿附權勢。結黨行私。表裏為奸。擅作威福。罪在不赦。概令正法。其餘皆係微末之人。一時苟圖僥倖。朕不忍盡加誅戮。寬宥免死。從輕治罪。至於內外文武官員。或有畏其權勢而倚附者。或有身圖倖進而依附者。本當察處。姑從寬免。自後務須洗心滌慮。痛改前非。遵守法度。恪共職業。以期副朕整飭紀綱愛養百姓之至意。欽此。

刑部奉到諭旨。即遵照辦理。自是文武百官。方曉得康熙帝英明。不敢肆無忌憚。這事傳到外省。別人到還不甚介意。只有那兩朝柱石。功高望重的吳三桂。偏覺心中不安。起來事有湊巧。廣東鎮守平南王尚可喜。因其子之信。酗酒暴虐。不服父訓。恐怕弄出大禍。遂用了食客金光計。奏請歸老遼東。留子鎮奧。他的意思。無非望皇上召還。得以面陳一切。免致延累。適值康熙帝除了鰲拜。痛恨權臣。見了此奏。即令吏部議覆。吏部堂官早窺透康熙的意思。議定藩王現存兒子不得承襲。尚可喜既請歸老。不如撤藩回籍等語。康熙帝遂照議下諭。吳三桂在雲南。日日探聽朝廷消息。他的兒子吳應熊曾招為駙馬。在京供職。所有國事。朝夕飛報。尚可喜還未接諭。吳三桂早已聞知。當下寫了密函。寄到福建。此時靖南王耿繼茂已死。由其子靖忠襲封。仍鎮守福建地方。得

了三桂密書就照書中行事上了摺子奏請撤兵摺奏到了北京吳三桂奏摺亦到大致與精忠相同

如此恭順殊出意料及看  
到後文始知吳耿命意

康熙帝召集廷臣會議各大員多膽小如驢

主張勿撤又命議政王及各員勅議決也是模稜兩可康熙帝道朕閱前史藩鎮久握

重兵總不免闖出禍來朕意還是早撤况吳三桂子應熊耿精忠弟昭忠聚忠等都在

京師供職趁此撤藩彼等投鼠忌器尚不至有變動

獨具見解

兵部尚書明珠戶部尚書米

思翰刑部尚書莫洛聽到此語就隨聲附和起來不是說聖意高深就是說聖明燭照

極力諂媚康熙帝遂准奏撤藩差了侍郎哲爾音學士傳達禮往雲南戶部尚書梁清標往

廣東吏部左侍郎陳一炳往福建經理各藩撤兵起行事宜三桂聞了此信大吃一驚

暗想道我去奏請撤藩乃是客氣說話不料他竟當起真來遂密與部下夏國相馬寶

計議馬寶道這乃調虎離山之計王爺若願棄甲歸田也不必說否則當速謀自立毋

再遲疑夏國相道馬公之言甚是但現在且練兵要緊等待朝使一到激動軍心便好

行事

一吹一唱吳氏香  
火要被斷送了

三桂便於次日升帳傳齊藩標各將往校場操演各部將遵着

號令不敢懈怠以後日日如此除夏國相馬寶及三桂兩婿郭壯圖胡柱國外統是莫

明其妙一日傳報欽使到來三桂照常接詔一面留小腹部員款待兩使一面部署士

卒檢點庫款宛似辦理交卸的樣子整頓已畢便召眾將士齊到府堂令家人抬出許

多箱籠開了箱蓋搬出金銀珠寶綉緞衣服各類擺列案前。隨向將士說道：「諸位隨本藩數十年，南征北討，經過無數辛苦，現今大局漸平，方想與諸位同享安樂，不期朝廷來了兩使，叫本藩移鎮山海關，此去未知凶吉。看來是要與諸位長別了。」死不要他就如何說是

張眾將士道：「某等隨王爺出生入死，始有今日。不知朝廷何故下旨撤藩？」三桂道：「朝旨

也不便揣測，大約總是烏盡弓藏，兔死狗烹的意思。本藩深悔當年失策，輔清滅明，今

日奉旨戍邊，不知死所。這也是本藩自作自受。」確是自只可憐我許多老弟兄，汗馬功

勞，一旦化為烏有。說到此處，恰裝出一種悽惶的形狀，並把手指向案前道：「這是本藩

歷年積蓄，今日與諸位長別，各應分取一點，留個記念。」他日本藩或有不測，諸位見了

此種什物，就如見了本藩，罷罷請諸位上來，由我分給。眾將士都下淚道：「某等受王

爺厚恩，願生死相隨，不敢再受賞賜。」三桂見眾將士已被激動，隨即說道：「欽使已限定

行期，不日即當起程。諸位還要這般謙遜，反使本藩越加不安。眾將士方欲再辭，忽從

大衆中閃出兩人，抗聲道：「什麼欽使不欽使？我等只知有王爺，不知有欽使。王爺若不

願移鎮，難道欽使可強逼麼？」三桂視之，乃是馬寶、夏國相，却假作怒容道：「欽使奉聖旨

前來，統宜格外恭敬。你兩人如何說出這等言語？真是瞎鬧。」馬寶、夏國相齊聲道：「清朝

的天下，沒有王爺。那裏能夠到手？」這話是極今日他已非常快樂，反使王爺跋涉東西，再嘗

苦味。這明明是不知報德。王爺願受清命。某等恰心中不服。三桂道：休得亂言。俗語說：

道：君要臣死，不得不死；只我前半生是明朝臣子，為了闖賊作亂，借兵清朝，報了君父

大讎。你尚知有君父麼本藩因清朝頗有義氣，故爾歸清。至永曆帝到雲南時，本藩也有意保

全。無如清廷硬要他死，不能違抗，只得令他全屍而亡。虧他把他好好安葬。現在遠徙

關外，應向永曆帝陵前祭奠。一回算作告別。諸位可願隨去麼？眾將士個個答應。三桂

入內更衣。少頃，即出。眾將士見他蟒袍玉帶，竟渾身換了明朝打扮。所謂反又都驚異

起來。三桂令家人扛了牛羊三牲，帶同將士，到永曆帝墳前，酬酒獻爵，伏地大哭。這副

如何眾將士見他哭得悲傷，也一齊下淚。正在悲切之際，不料兩欽差又遣使催行。三

桂背後躍出胡國柱，拔了佩刀，把來人砍翻。三桂大哭道：你如何這般鹵莽？叫我如何

見欽使？軍士快與我捆了國柱，到欽使前請罪。眾將士呆立不動。三桂催令速捆馬寶

上前道：王爺如要捆綁國柱，不如將某等一齊捆去。三桂道：你們如此刁難，難道欽使

不要動氣麼？馬寶道：兩個京差怕他什麼？三桂道：欽使不怕，還有撫臺，你可怕麼？胡國

柱道：不怕不怕。我就去殺他。眾將士道：我等同去。三桂連忙攔阻，只攔得一半，一半隨

着國柱忿忿前去。不消多少工夫，胡國柱提着血淋淋的人頭，向地下一擲。三桂拾起

一看，正是巡撫朱國治的首級。復慟哭道：朱中丞，朱中丞，本藩並不要害你，九泉之下

休怨本藩

分明叫國柱去殺朱撫還說不要害他那個相信

復對眾將士道。你等無法無天。叫我如何辦理。眾

將士同聲道。請王爺做了主子。殺往北京便了。

滿盤做作都為這兩句說話

三桂收淚道。當真麼。當

真可做此事麼。眾將士道。王爺係明朝舊臣。復明滅清。乃堂堂正正的事情。如何不可。

此語乃三桂所厭聞

三桂道。北兵到來。奈何。眾將士道。火來水掩。將來兵擋。有什麼害怕。三桂道。

你等陷我至此。肯為我盡力麼。大家統大呼道。願盡死力。這一聲。彷彿像雷聲一般。震驚百里。三桂率兵回府。急命手下將哲博兩欵差捉住。拘禁獄中。寫了旗幟。豎起府前旗。上寫的是。天下都招討兵馬大元帥吳十一字。一面趕撰檄文。具文道。

本鎮深叨明朝世爵。統鎮山海關。一時李逆倡亂。聚眾百萬。橫行天下。旋寇京師。痛哉。毅皇烈后之崩摧。痛矣。東宮定藩之顛跌。文武瓦解。六宮絲亂。宗廟邱墟。生靈塗炭。臣民側目。莫敢誰何。普天之下。竟無仗義興師。本鎮獨居關外。矢盡兵窮。淚血有乾。心痛無聲。不得已。許虜藩封。暫借夷兵十萬。身為前驅。斬將入關。李賊遁逃。誓必親擒賊帥。斬首以謝先帝之靈。復不共戴天之讎。幸而渠魁授首。方欲擇立嗣君。更承宗社。不意狡虜再逆天背。盟乘我內虛。雄據燕京。竊我先朝神器。變我中國冠裳。方知拒虎進狼之非。追悔無及。將欲反戈北逐。適值先皇太子幼孩。故隱忍未敢輕舉。避居窮壤。艱晦待時。蓋三十年矣。彼夷君無道。奸邪高位。道義之士。悉處下僚。斗

宵之輩咸居顯職。君昏臣暗。彗星流墜。天怒於上。山岳崩裂。地怒於下。本鎮仰觀俯察。正當伐暴救民。順天聽人之日也。爰率文武共謀義舉。卜甲寅正月元旦。推奉三太子。水陸兵並發。各宜懍遵。誥識。

上首署銜。就是大旗上面的十一字。只是檄文中有推奉三太子一語。他是憑空捏造。

說是崇禎帝三太子。留在周皇親家。當迎他為主。自己權稱元帥。以便號召。遂以甲寅

年為周元年。甲寅年乃康熙十三年令軍民蓄髮易服。改張白幟。擇日祭旗出兵。三桂處置已畢。

時已夜深。退入內寢。甫抵寢門。忽一婦人號啕前來。扯住三桂袍袖道。你要殺我兒子。

了。三桂一看。乃是繼室張氏。原來三桂元配被李闖所殺。三桂即繼配張氏為妻。應熊

即張氏所出。後來重得陳圓圓。不甚寵愛。繼室三桂嗔目道。死一兒子何妨。叫我不死。

便好。君父尚且不管。管什麼兒子。把袖一扯。摔倒張氏。張氏放聲大哭。這時陳圓圓早到雲南。正在

內室。聞得門外吵鬧。急移步出來。兩面勸解。一面扶起張氏。勸慰一番。令侍女送回正

寢。一面迎三桂入臥室。問明原委。三桂將當日情形敘述一遍。圓圓俯首長歎。三桂問

道。愛妃亦以此舉為未然否。圓圓道。妾自出世以來。起初遭家不造。驚為歌伎。輾轉流

離。得侍王爺。每憶當年。留住京師。為寇所掠。心中尚時常震恐。到了今日。安榮已極。妾

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長此奢華。恐遭天忌。願王爺賜一淨室。俾妾如素修齋。得終天

清史通俗演義 卷三 九 上海會文堂印行

年實為萬幸。三桂道：我正思冊立帝業，冊你為后，你却欲淨室修齋。今我不解圓圓道。

自古到今，都為了爭帝爭王，擾得人民不寧，實在是做了皇帝。一日萬幾，也是沒甚趣味。

妾少年時，自顧姿容亦頗不陋，常有非分的妄想。目今身為王妃，安享榮華，反覺塵

俗難耐。為王爺計，到不如自卸兵權，偕隱林下，做個范大夫泛舟五湖，寧不快樂。何苦

爭城奪地，再費心力，再擾生靈。陳國圖頤已了解，可惜三桂不醒。三桂默然不答。圓圓復再三相勸，怎

奈三桂已勢成騎虎，不能再下。喟然道：不能流芳百世，亦當遺臭萬年。為此一念，圓圓

知無可挽回，便於次晨起來，向三桂前求一僻室靜居。三桂此時心亂如麻，便即應允。

當下圓圓即出遊城外，見城北一帶地方空敞，枕水倚山，中間有一沐氏廢園，甚為幽

雅，便入園布置，令奴僕等就地整刷，作為淨修的居室。一住數年，三桂也不去纏擾，別

選美人充了。下陳圓圓畢竟有福，到三桂將敗時，一病身逝。三桂命葬在商山寺旁，絕

代尤物。到安安穩穩的與世長辭了。這也不在話下。單說三桂既叛了清朝，號召遠近

貴州巡撫曹申吉，提督李本深、雲南提督張國柱，亦起兵相應。獨雲貴總督甘文焜得

了此信，倉猝出貴陽府，帶了一子及十餘從騎，兼程趕至鎮遠，調兵守城。偏這兵士不

從號令，反把甘文焜圍住。文焜先將兒子殺死，然後自刎。兵部郎中黨務禮、戶部員外

郎薩穆哈，正在貴州辦差，迎接三桂眷屬至京。一聞警信，嚇得魂不附體，忙坐上快馬。

疾忙加鞭。星夜趨行。一口氣跑到北京。下了馬。闖入午門。守門侍衛攔阻不住。他二人直到殿下。大聲報道。不好了。不好了。吳三桂反。說到反字。已神昏氣厥。撲倒階前。適值早朝未罷。殿上百官下階俯視。回奏是黨務禮薩穆哈二人。康熙帝即命侍衛將二人扶入。二人尚是神昏顛倒。歇了半晌。方漸漸醒轉。開眼一看。乃在殿上。這二人官微職卑。從沒有上殿啓奏的故例。到了此時。悚惶萬狀。急忙跪伏丹墀。口稱奴才萬死。奴才萬死。康熙帝傳旨。叫他據實奏來。二人把三桂造反。撫臣朱國治督臣甘文煇被殺事。詳奏一遍。復稱奴才晝夜疾馳。一路到京。已十二日。只望奏瀆天聽。不意神魂不定。闖入殿前。自知謬戾。求皇上重處。康熙帝道。爾等聞警馳報。星夜前來。到也忠實可嘉。只是欠鎮定一點。以致如此。朕特赦爾罪。下次須謹飭方好。兩人忙謝恩。趨出。康熙帝問王大臣道。這事應如何辦理。大學士索額圖奏道。奴才前日曾慮撤藩太速。致生急變。現在事已如此。只好安撫三桂。令世守雲南。當可了事。康熙帝道。三桂已反。難道尚肯聽命麼。索額圖道。三桂若不肯聽命。請將主張撤藩的人。從重治罪。這也是釜底抽薪的一法。米思翰明珠莫洛三人。亦在殿上。聽到治罪一語。不覺面如土色。既要諂媚。何必畏縮。康熙帝道。胡說。徒藩是朕的本意。難道朕先自己治罪。謝這叛賊。索額圖連忙跪伏。自稱不知忌諱。該死。該死。康熙帝叱退索額圖。立命兵部尚書明珠在殿前恭錄上諭。命都統巴

爾布率滿洲精騎三千由荊州馳守常德都統珠滿率兵三千由武昌馳守岳州都督尼雅翰赫葉席布根特穆占修國瑤等分馳西安漢中安慶兗州鄖陽汝寧南昌諸要地聽候調遣寫到此處外面又遞到湖廣總督蔡毓榮加緊急報也是奏聞雲南變事康熙帝旁顧順承郡王勒爾錦道勞你一行就封你為寧南靖寇大將軍統師前敵勒爾錦遵旨謝恩又顧莫洛道命你為經略大臣督理陝西軍務莫洛亦遵旨謝恩康熙帝復命明珠錄寫三桂罪狀削除官爵宣布中外并令錦衣衛拏逮額駙吳應熊下獄明珠恭錄聖旨畢即奏道閩粵兩藩如何處置應乞聖旨明示康熙帝道暫令勿撤可好麼明珠奉命續錄隨即退朝自是羽檄飛馳勁旅四出周太尉發兵泗上乘傳前來裴節度進搆蔡州輕車夜至這一場有分教

蕩蕩中原開殺運

隆隆方鎮挫強權

欲知戰事如何請諸君續看下回

自古藩鎮鮮有不生變者撤亦反不撤亦反與其遲撤而養既益深不若早撤而除患較易清聖祖力主撤藩正英斷有為之主洎乎倉卒告警舉朝震動聖祖獨從容遣將鎮定如恆且不允索額圖之請自損主威聖祖誠可謂大過人者或謂滿漢相猜由聖祖始不知滿人入關漢人實為之俵罪在漢人不在滿人吳三桂

為漢賊之魁。天道有知，斷不令其長享安榮也。本回敘三桂狡詐，及聖祖英明，非頌聖祖實病三桂。插入陳圓圓一段，尤足令三桂愧死。

第二十三回

馳偽檄四方響應

失勇將三桂回軍

却說吳三桂既據了雲貴，遂遣部將王屏藩攻四川。馬寶等自貴州出湖南，陷了沅州。三桂聞湖南得勝，復令夏國相、張國柱等引兵繼進。湖南守將已十多年不見兵革，弓馬戰陣統已生疏。此番遇着吳軍，個個望風奔竄。吳軍直逼長沙。巡撫盧震急調提督桑額入援。誰知桑額早已逃去。盧震倉皇無措，只得棄了長沙，奔往他方。清都統巴爾布珠滿等奉命出師，行至途次，聞報吳軍已得長沙，驚慌的了不得，遂紮住營寨，逗遛不進。是滿員多是沒用於是常德、岳州、衡州、澧州一帶先後失陷。四川巡撫羅森因王屏藩攻入境內，急就近向湖廣乞救。尋聞湖南已經失守，清兵不敢前進。他暗想吳軍勢大，清兵不能救湖南，那裏能救四川？遂召提督鄭蛟麟、總兵譚洪、吳之茂等商議。鄭蛟麟已受三桂密劄，方想動手。到了巡撫署內，遂怂恿降吳。羅森正中下懷，命通款吳軍，聯絡王屏藩，背叛清朝。眼見得四川全省又為三桂所有了。耿精忠鎮守福建，本與三桂通同一氣。至是聞三桂已得湘蜀，欲起兵響應。是時福建總督范承謨係三朝元老文程之子，與精忠誼關親戚，精忠也管不得許多，把他拘禁起來，易了漢裝，三路出兵。派總

兵曾養性出東路攻打浙江省內的温州台州白顯忠出西路攻打江西省內的廣信

建昌饒州又令都統馬九玉出中路攻打浙江省內的金華衢州滇閩粵三藩中已是

兩路構變獨尚可喜始終事清毫無叛志三桂通書招誘可喜可喜將來使拘住把來

書呈奏清廷三桂聞使人被拘大怒急密函致耿精忠令攻擊廣東精忠遂勾通潮州

總兵劉進忠差他進兵圖粵復約臺灣鄭經夾攻粵海中原大震各地告急本章像雪

片般傳達清廷康熙帝復令貝勒尚善為安遠靖寇大將軍出助順承郡王勒爾錦由

鄂攻湘貝勒洞鄂為定西大將軍出助經略大臣莫洛由陝攻蜀這兩路是協又命安

親王岳樂為定遠平寇大將軍出師江西康親王傑書為奉命大將軍貝子傅喇塔為

寧海將軍出師浙江這兩路是另授簡親王喇布為揚威大將軍鎮守江南這一路是

詔旨甫下忽報廣西將軍孫延麟戕殺巡撫降順三桂康熙帝嘆氣道不料孫延麟也

是這般原來延齡係故定南王孔有德女婿有德殉難廣西閩門死事僅遺一女名四

貞留養宮中視郡主食俸及長嫁與延齡為妻夫以妻貴因命他鎮守廣西管轄南藩

祿位與滇閩粵三王相去無幾只是這位孔郡主仗着自己勢力常要挾制延齡延齡

屢與他反目三桂起事密使相招延齡想背了清朝免受閨房壓制為了河東獅甘從

得因此降順三桂康熙帝還道是待他厚恩無端背義誰知他却是為厚恩所迫生了

異心。閣文少表單說。康熙帝聞延麟附逆。急封尚可喜為親王。授可喜子之孝為平南大將軍。之信為討寇將軍。會同廣西總督金光祖。進討延齡。四面八方派遣停營。滿望旗開得勝。馬到成功。不料湖南四川江西浙江廣西諸省。還沒有克復消息。陝西的警報。又紛達北京了。先是清經略大臣莫洛入陝西境。提督王輔臣總兵王懷忠先去迎接。莫洛自以為身任經略。節制全省。要擺點威風出來。鎮壓軍心。見了王輔臣王懷忠兩人。並不用好言撫慰。反責他觀望遷延。不即赴敵。連死兆輔臣等怏怏退出。莫洛到了西安。西安將軍瓦爾喀與莫洛同是滿人。兩下會敘。頗覺親熟。莫洛發議。欲把提督以下。盡易滿員。還虧瓦爾喀諫阻。說是用兵之際。難易生手。因此輔臣懷忠官職如舊。但心中已未免懷恨了。莫洛令瓦爾喀出師漢中。自己留守西安。瓦爾喀帶了輔臣懷忠兼程前進。到漢中。尚無敵蹤。遂一路進至保寧。忽有探馬來報。敵將王屏藩已出略陽。分扼棧道了。瓦爾喀大驚。與王輔臣等商議。行止輔臣道。略陽一斷。水運阻塞。棧道一斷。陸運阻絕。我軍無餉可運。不戰亦困。看來只好急退。廣元向經略處催餉。免致意外疏虞。瓦爾喀依了輔臣的計議。退至廣元駐紮。遣人到西安催餉。西安餉道亦斷。那裏還發得出。分明是輔臣狡詐待了月餘。毫無音響。軍中你言我語。互相怨望。瓦爾喀令王懷忠出去勸諭。兵士反譁。譁起來。都說沒有糧餉。如何打仗。懷忠制服不住。只得回稟瓦爾

喀又令王輔臣出帳撫慰。輔臣甫出帳外，外面頓時大鬧，喧聲四起，嚇得瓦爾喀驚魂不定。身子都發抖起來。幸王懷忠猶有良心，一手扯住瓦爾喀，從帳後逃走。還是保全官職的好

處外面的兵士，隨輔臣入帳，見瓦爾喀不知去向，也不喧譁了。顯見是輔臣授意輔臣向兵士

道：將軍已逃，將來劾奏一本。我等都要受罪，奈何？兵士道：聞得平西王優禮將士，到處

傳檄，現在不如前去通款，免得受死。輔臣道：汝等既有此心，我可為汝等成全。吾初意

欲事一而終，今事已至此，只得與汝等共生死。道言未絕，帳外遞進驛報，乃是莫經

略出發西安，將到寧羌州。輔臣道：莫洛前來如何是好？兵士道：大家上前抵禦，殺死這

混帳，經略便可了事。輔臣道：既如此，快隨我前行。兵士都踴躍願從。星夜趕到寧羌，分

頭埋伏。又在大路中立了虛營，豎着大清旗幟，專等莫洛到來。莫洛因清廷屢次催戰，

又遣貝子洞鄂來陝，他想洞鄂一到，我若仍在西安，顯是逗遛不進，沒奈何帶兵出城，

一步懶一步。一日，緩一日。輔臣等得不耐煩，着人催逼，只說是保寧兵變，急求援應。莫

洛方催兵趨程。這日，正到寧羌，已近日暮。寧羌四面皆山，徑路崎嶇，樹木叢雜。莫洛上

岡瞭望，見山下有清營，駐紮紮料是輔臣遣來接應。忙令部隊向前接進，猛聽得一聲號

礮，伏兵四起，箭彈齊發，統向莫洛軍中射來。莫洛忙無頭緒，只是率兵前進。不向後退，偏望前進

想是責人觀他，想過了此地，便好與輔臣合軍，就使傷折幾個人馬，也沒甚要緊。原來為此

行出山口巧遇輔臣前來莫洛大喜不防一彈射中咽喉翻身落馬

死得輔臣殺了莫洛

便大叫道降者免死莫洛部兵見無路可逃只得投降貝子洞鄂方到西安適瓦爾喀

逃回已知保寧兵變旋又聞莫洛被殺那裏還敢出來

都是一忙飭八百里加緊驛報

飛遞入京輔臣即與王屏藩會合乘勢攻陷各郡三桂聞陝南得手發銀二十萬犒賞

輔臣部下命與王屏藩分擾秦隴自率大兵出發雲南赴常澧督戰臨行時其妻張氏

復要向三桂索還兒子三桂乃放出哲博二欽使說他回京覆奏願與清廷議和清廷

如肯裂土分封不殺應熊當即罷兵哲博二使唯唯連聲回京去

哲博是明哲保身

三桂又通

使西藏請達賴喇嘛代為奏陳大約不外裂土罷兵數語康熙帝連接警報也焦灼萬

分又因哲博二使覆奏及達賴喇嘛疏陳越加忐忑不定復開軍事會議此時明珠已

升任協辦大學士上前奏道三桂不除朝廷斷沒有安耽日子乞皇上始終用兵勿為

搖動康熙帝道朕意亦是如此可惜各路將士都不肯用力明珠道各路將士受了國恩

亦未必個個無良但將士固應効勞軍械亦貴精利奴才聞得西洋人南懷仁善造火

礮比我國紅衣大礮利害得多并且非常輕便可以越山渡水若令他多製此礮運到

軍前不怕三桂不敗康熙帝道南懷仁麼是否現任欽天監副官明珠應了聲是康熙

帝忙諭兵部傳旨戶部發銀叫南懷仁招募西人趕緊製礮明珠又奏道三桂子應熊

清史通俗演義 卷三 十三 上海會文堂印行

現已監禁。應即處死。俾各路將帥曉得天威震赫，不敢觀望。就是西藏達賴，亦應嚴旨申斥方好。康熙帝便命將吳應熊處絞，及應熊子世霖亦俱絞死。一面傳旨嚴斥達賴，復向明珠道：陝西兵變，輔臣附逆，莫洛聞已被戕，恐怕洞鄂亦靠不住。明珠道：輔臣子繼貞前曾舉發逆札，馳奏來朝，這麼今朝甘心附逆。康熙道：莫非與莫洛有隙麼？明珠道：繼貞尚在京中，請召他。一問便知。康熙帝即令侍衛召入繼貞。繼貞道：是為父受罪，跪在階下，身子亂抖。附馬且要處絞，性不得繼貞發抖。康熙帝見他顛竦情形，反憐恤起來，隨問道：

你父與莫洛，是否有隙？繼貞戰聲道：是。康熙帝道：你父果與莫洛有隙，朕意還可恕他。

繼貞仍答稱是。是。康熙帝又道：朕命你持敕招撫，叫你父速即歸誠。繼貞不說別話，只

接逆說了好幾個是字。多說是少說，話是清史秘訣。明珠向繼貞道：何不謝恩？繼貞被明珠提醒，方

碰頭道謝。萬萬歲隆恩。康熙帝命他急速動身。繼貞還是俯伏謝恩。外面呈進驛奏，乃

是甘肅提督張勇奏稱斬了偽使附繳偽札。康熙帝即命張勇為靖逆將軍，便宜行事。

交來使齎詔回去。康熙帝退朝，王大臣散班，只有王繼貞在階下，還像犬兒一般的伏

着。確是犬兒。幸得太監通知，方起身趨出，向內閣領了詔敕，匆匆奔回。腳膝到還，不痛麼。且說三桂

既到湖南，夏國相等連請渡江北犯。三桂不從他，只望清廷允他要求，畫江為國。嗣聞

其子應熊被戮，勃然大憤，遂留兵七萬守住岳澧諸水口，又分兵七萬守住長沙及湘

贛交界親率精騎赴湖北松滋縣。遂應西北。擬從陝西。遠攻京畿。是時王輔臣已由陝入隴。攻陷平涼。鞏昌。秦州一帶。烽火四徹。甘肅提督張勇。偕總兵王進寶。急至鞏昌。阻遏敵軍。兩邊相持不下。忽聞寧夏提督陳福為標兵所戕。急向清廷告急。清廷遣天津總兵趙良棟馳赴寧夏。并命大學士都統圖海為撫遠大將軍。任西征事。節制洞鄂以下諸軍。圖海頗諳兵略。為滿大臣中翹楚。因聞王輔臣佔據平涼。當即向平涼進發。一面約張勇夾攻。到了平涼。張勇亦率王進寶來會。圖海道。王輔臣在平涼。王屏藩在漢中。兩人隱為犄角。我軍圍攻平涼。王屏藩必來相救。現請兩將軍輕騎入陝。截住屏藩。此處待老夫督兵圍攻。不患不勝。張勇王進寶奉命去訖。圖海紮住了營。自去相度形勢。回帳召集部將。各授密計。是夜嚴裝以待。到了二更時候。聞城內隱隱有號砲聲。隨率部將出營。不多時。王輔臣開城潛出。率兵到清營前。一聲喊殺。突入清寨。不料寨中毫無人影。只有燈光數點。輔臣知是中計。急率軍退出。見寨外已布滿清兵。好像天羅地網一般。輔臣一馬當先。提起大刀。左斫右劈。把清兵衝開兩邊。剩出一條血路。率軍逃走。奔至城下。見有一軍前來接應。輔臣一看。乃是虎山墩守兵。忙道。誰叫汝等前來。守兵答道。適有一卒來報。據言主帥劫營被困。所以特來援應。輔臣頓足道。吾中圖海詭計。看來此城難保了。部將問明情由。輔臣道。此城保障。全在虎山墩。我故用精兵扼

守不料清兵冒充我卒調兵離山他却不要氣力佔住此墩居高望下城內虛實都被

國海密計從輔  
臣口中教出

部將道某等前去奪回便好輔臣道他用心佔住此墩

還肯被我奪回麼部將執意要去輔臣乃派兵五千前去奪墩自率兵入城防守不到

數時果然五千兵只剩一半踉蹌逃回輔臣忙差人去漢中乞援數日不見回音復派

兵出城衝突數次都被清兵殺退圖海分兵斷敵餉道城中益加惶恐又聞礮聲隆隆

溜彈飛入城中守兵多被打傷輔臣恐兵心潰變沒奈何上城彈壓晝夜不懈這日正

在巡城見城下來一清將叫開城門輔臣開城延入問過姓名乃是參議道周昌奉撫

遠大將軍命前來招撫輔臣躊躇未決周昌道將軍困守孤城身處絕地此時不亟圖

反正尚待何時况聖恩高厚前曾遣令即持救撫慰格外體恤將軍當早接洽趁此自

返朝廷決不加罪將軍仍可完名豈不甚善輔臣道犬子繼身曾持救到來某亦嘗具

疏謝罪但至今未蒙赦詔恐怕一旦歸降仍遭不測

繼身持救事即從  
兩人口中補敘

周昌道將軍如

慮及此事儘可放心現在撫遠大將軍因前日一戰將軍能殺出重圍格外愛重曾囑

某致意將軍倘慮天威不測願力為擔保誓不相負

周昌也  
算能言

輔臣道既如此請閣下先

回某當遣部將前來訂約周昌隨出城回營稟報圖海道現已接得固原捷報張

勇等將王屏藩擊退輔臣內乏糧草外無救兵不怕他不降到了次日果然來了謝天

恩由輔臣遣至乞降。圖海召入天恩，呈上輔臣書，內稱如蒙保全，即願投誠。圖海當即批回，輔臣即開城迎入清兵。圖海入城，表聞清廷，並請特頒赦詔。康熙帝自然應允。這也不在話下。時三桂已到松滋，方遣降將楊來嘉等進略鄖陽，命與王輔臣、王屏藩聯絡進兵。忽傳到王屏藩敗報，接連又聞平涼失守。輔臣降清，三桂面色驟變，正驚疑間，有一將匆匆奔入，遞上急報。三桂連忙拆閱，乃是留守長沙夏國相乞援。即問道：「常澧並沒有警信，如何長沙告起急來？」我亦疑來將道：「現因江西軍大至，運到西洋大礮數十尊，我軍不能抵擋，所以前來告急。」三桂道：「江西的耿軍已被清兵殺退麼？」來將道：「耿軍沒有什麼的確消息，大約總吃敗仗。現聞江西的清兵乃是什麼安親王岳樂統帶來攻湖廣的。」三桂道：「軍情如此，看來只好回援湖南，再作計較。」於是拔營回湘。先令胡國柱、馬寶火急前進，去守長沙。自率水師順流而下。途次聞勒爾錦出虎渡口，尚善入洞庭湖。江湖險要，多被清兵佔去，不覺大驚，忙令舟子揚帆飛駛，到了虎渡口。見岸上已無清兵，略放心，轉入洞庭湖。亦沒有什麼尚善，越加寬慰。原來勒爾錦尚善等聞三桂回軍援湘，早已遁去。因此三桂由江入湖，毫無阻擋。到了長沙，馬寶已紮營城外。四圍浚掘重濠，布滿鐵蒺藜。三桂見守法嚴密，大加獎勵。入城見胡國柱，方知夏國相往醴陵禦敵，遂命部將高大節帶領精騎四千往助夏國相。高大節驍勇善戰，乃是三桂

部下最得用的大將此番出赴醴陵。又有一番惡戰。正是

彼思逐鹿。

此願從龍。

不有天甲。

誰戢元凶。

未知高大節能得勝否。請向下回再閱。

本回以吳三桂為主腦。耿精忠、孫延齡、王輔臣等皆旁枝也。然敘輔臣事獨詳。蓋三桂既得湖南。非不欲涉江北上。只因清兵雲集荆襄。不得已按兵常澧。待釁而動。王輔臣兵變之日。正有釁可乘之時。若使通道秦晉。潛襲燕京。則荆襄重兵。幾成虛設。勒爾錦尚善輩。又皆庸懦無能。未必能返旆回援。是知輔臣之叛降。實三桂成敗之關鍵。敘輔臣。即所以敘三桂也。閱本回。方見詳略之間。自費斟酌。

第二十四回 兩親王因敗為功

諸藩鎮束手聽命

却說高大節到了醴陵。來助夏國相。相見畢。國相道。前時我軍已入江西。奪了萍鄉縣。方思與耿軍會合。直攻南昌。不料清親王岳樂。殺敗耿軍。把廣信、建昌、饒州等處都佔了去。他又從袁州來攻長沙。我領軍至江西阻禦。因他有西洋大礮數十尊。很為利害。所以敵他不過。退回醴陵。高大節道。岳樂前來。江西必然空虛。未將不才。願帶本部兵四千。逃出岳樂背後。公擊其前。我掩其後。必獲全勝。夏國相道。此計甚妙。但將軍只有四千部兵。恐怕不夠。須就我處撥添兵馬。方好。大節道。兵在精不在多。從前岳飛只背

蒐兵五百能破全人數萬况部下的兵已有四千那裏還不夠用的

將才是

國相大喜即令

大節去訖且說清安親王岳樂奉命南征到了建昌適值閩藩總兵白顯忠攻陷城池岳樂督攻不下嗣從北京運到西洋大礮接連轟城顯忠大恐棄城遁去岳樂乘勝克

復廣信饒州會清廷命他進攻湖南遂從袁州進發遇着夏國相前鋒一陣礮彈把他

擊退乃在袁州休息三日進攻湖南一面咨請簡親王喇布移鎮江兵至南昌在後策

應

也算精細

自是放心大膽督兵前進將至醴陵忽有流星馬來報敵將高大節已率兵數

萬從間道去攻袁州了岳樂驚道袁州是吾後路若被占領大有不便這却如何是好

部將伊坦布道看來只好催簡王命進守袁州我軍方可前進若不如此恐要腹背受

敵哩岳樂依議紮住營寨差人飛咨簡親王不防前面又有探子前來報稱夏國相從

醴陵來也岳樂急傳令回軍霎時大營齊拔捲旆還轍約行百餘里天色已晚見前面

有一大山岳樂便命倚山紮營待明日再行這時候軍心已懈已不得紮營留宿部署

已畢埋鍋造飯飽餐一頓正欲就寢突聞山下礮聲响亮全營大驚岳樂急命偵騎探

望回報這山名螺子山山形如螺樹木蒼翳也不知敵兵多少只是徧插偽周旗號岳

樂道山勢既如此峭峻我軍不宜上山速發大礮向山轟擊營兵得令就扛着西洋大

礮出營岳樂親自督放對着山上撲通撲通的放着無數彈子等到煙霧飛散遙望過去

礮出營岳樂親自督放對着山上撲通撲通的放着無數彈子等到煙霧飛散遙望過去

大周旗幟仍然如舊。岳樂再命放砲。又是撲通撲通的一陣。山上旗幟雖打倒了數十面。還有多半墜在那裏。岳樂道：「不好了，我中了敵計了。」伊坦布驚問緣由。岳樂道：「這分明是疑兵。你聽山下並沒影響，反使我軍失却無數彈子。」

曉得連了砲彈已放完了

便止住兵士放砲。

命將大礮擡還營內。甫入營，忽山上鼓聲亂鳴，矢石齊發。岳樂復出營觀望，見山上一敵兵馳下，當先一騎，大叫道：「岳樂休走！」此時岳樂魂膽飛揚，急上馬逃走。營兵見統帥已逃，還有那個敢去截陣？自然沒命的亂跑了一陣。亂竄自相踐踏，竟死了無數人。馬連伊坦布也不知下落。西洋大礮更不必說。岳樂既逃過了螺子山，天已黎明，驚魂

漸定，遂收拾殘兵奔回袁州。滿望簡親王喇布在袁州接應，不料袁州城上已插了大

周旗幟。

周幟又見能不驚心

岳樂正在驚疑，又聽城東北角有一片喊殺聲音。岳樂忙登高遠望，

正是周兵追殺清兵。岳樂捏了一把汗，暗想：「此時不上前救應，我軍亦沒有站足地了。」

遂下山部勒隊伍，繞城馳救。周兵見後面有清軍殺到，只得回馬來敵。岳樂驅兵

掩殺，怎奈周兵隊裏的大將一枝槍神出鬼沒，竟把清兵刺倒無數。岳樂知不能取勝，

領兵殺出望東北而去。那將也不追趕，收兵入袁州城。原來那將正是高大節。他從間

道繞出袁州，把袁州城奪下。當下遣了百騎埋伏螺子山，作為疑兵。他料岳樂回軍必

從此山經過，見了旗幟，定要放礮礮彈已盡。那時回到袁州，可以截擊。適值清簡親王

喇布來應岳樂到了大覺寺。大節即出兵對仗，殺得喇布大敗而逃。總算岳樂去擋了一陣。大節方才退回，只是大節部兵僅有四十，為什麼探馬報稱恰有數萬。這叫作兵不厭詐。大節欲恐嚇清軍，所以有此詐語。語休敘煩。這一句是說部常套實則上文數語乃是要言若非如此表明閱者

都要不明不白

且說岳樂逃還奔回喇布等處，道是敵軍追趕，後來見了清幟，方把部兵紮住。

與岳樂相會，兩下細敘。岳樂始知高大節利害，歎道：此人若在江西，非朝廷福言未畢。

探報吉安亦已失守。岳樂與喇布道：看來我等只好暫回南昌，再圖進取。喇布已經喪膽，自然依了岳樂，同到南昌去了。那邊高大節既得了全勝，復分兵佔據吉安。飛遣人

至醴陵長沙告捷。此時吳三桂已移師衡州，只留胡國柱居守。國柱得了捷報，也自懽

喜不意國柱部下有副將韓大任，素與大節不睦。入見國柱道：大節確是勇將，但恐不

能保全始終。國柱道：你何以見得大任道：平涼的王輔臣，非一員勇將麼？援此進諷不信

為什麼轉降清朝。國柱道：他前時本是清臣，所以仍舊降清。大任道：清臣且不怕再降

何況大節。前聞大節在王爺下，常自謂智勇無敵，才力出王爺上。若使清廷遣人招致

封他高爵，那有不變心之理。護人之口偏是格外中聽國柱道：據你說來如何而可。大任獻了調回

的計策。國柱道：調回大節，何人去代。大任又做了自薦的毛遂。國柱遂令大任去代大

節。大節不服大任，也不與爭論。遣人飛報國柱，說他擁兵抗命。四字國柱大怒，飛檄召

十七 上海會文堂印行

回大節無奈把軍事交與大任。出城歎道：周家氣運看來要斷送在他們手中了。隨即快快而回。既到長沙，又被國柱痛斥一番。大節憤無可洩，遂致得疾。臨危時，函報夏國相，請他注意袁州。末署大節絕筆四字。

也是傷心可惜事非其主

國相接讀來函，大為歎息。急向長

沙添兵，擬再進江西。略地忽接江西警信：袁州已失。韓大任退守吉安，不禁跌足道：大節若在，何至於此！正欲發兵赴援，適長沙遣馬寶、王緒帶兵九千來到。國相遂命兩人去救吉安。兩人行行了數日，已抵洋溪下游。隔溪便是吉安城。遙見城下統紮清營，布得層層密密。城上雖有守兵，恰不十分嚴整。馬寶向王緒道：我看清兵很多，城中應急急萬分為什麼。城上守兵不甚起勁。王緒道：我們且先開礮，送報城中。若城中有礮相應，我軍方可渡河。馬寶點了點頭，便命兵士開礮，接連數響。城中恰寂然無聲。馬寶道：這正奇怪，莫非韓大任已降清兵麼？王緒道：大任害死大節，才狡可知。難保今日不投降清兵。馬寶道：他若已經投降清兵，我等不宜深入，還須想個善全的法子。言未畢，見清營已動。忙道：不好了！清兵要過河來了。忙令後軍作了前軍，前軍作了後軍。馬寶與王緒親自斷後，徐徐引退。行未數里，後面喊聲大起。清兵已經追到。馬寶令軍士各挾強弩，等到清兵相近，一聲號令，箭如雨發。清兵只得站住。

馬寶能軍

馬寶復退數里，清兵又追將過來。馬寶仍用老法子射住清兵。此法用了數回，清兵仍依依不捨。馬寶惱了性子，大喝

一聲領兵回馬廝殺。這邊親兵係簡親王喇布統帶。喇布本是個沒用人物。因見敵軍退走。想趁此佔些便宜。立點功勞。不防馬寶回身酣鬪。眼見得敵他不過。即拍馬馳回。軍士都跟了退去。反被馬寶殺了一陣。奪了許多甲仗。從容歸去。喇布仍退到吉安城下。也不敢急攻。城內的韓大任並未曾投降清兵。只因隔河鳴礮。還疑是清兵誘他出來。所以寂然不動。嗣聞清兵追擊馬寶。已自懊悔不及。遂於昏夜間開城逃去。喇布還道大任出來劫營。只令部兵守住營寨。由他渡河去訖。康熙帝用了這等庸將。反能逐去敵軍。一來是康熙帝洪福齊天。二來是吳三桂惡貫滿盈。天道不容。所以轉敗為勝。江西略定。浙江亦迭報勝仗。康親王傑書等。起初到了浙江。亦沒有什麼得利。幸虧總督李之芳。扼守浙西。連敗曾養性。馬九王等軍。敵勢少衰。無如馬九王固守衢州。之芳累攻不下。曾養性固守溫州。傑書等亦圍攻無效。清廷屢次詰責。傑書焦急異常。還虧貝子傅喇塔。請移師衢州。與之芳併力合攻。免得兵力稍弱。傑書依議。便舍了溫州。連夜赶到衢州。與之芳合軍攻打。時馬九王擁兵數萬。佔住衢河南岸的九龍山。保護城池。又分兵萬人屯紮大溪灘。保護餉道。傅喇塔復獻了截擊敵餉的計策。帶了精騎衝破大溪灘敵營。九王聞餉道被截。急下山來救。巧遇傑書。李之芳兩軍渡河過來。九王欲乘流邀擊。偏這清兵連放西洋大礮。傷了九王兵數百。九王立足不住。引兵退還。傑

書之芳渡河追殺九王急收兵回營可奈山下密布木樁前時想阻住清兵到此反把自己阻住須要魚貫而入不能驟進清兵又接連放礮可憐九王部下的兵不是折脛

便是斷臂之芳復令兵士縱火烈烈騰騰的燒將起來大小木樁一概燃著頓時飛燄

撲壘焚去營帳無算

九龍山變作大鼓山

九王見勢不支忙領了步騎數百從山後逃下冤冤相

湊撞着傅喇塔回軍接應數百殘兵不值喇塔一掃九王沒命的亂跑走了數里見喇

塔不來追趕方纔停住檢點手下只剩了三十騎長歎一聲逃回福建去了傑書等立

拔衢州令李之芳回軍攻擊曾養性自偕傅喇塔南下轉西攻仙霞關這時候的耿精

忠方聯絡鄭經去攻廣東陷潮州惠州二郡平南親王尚可喜急命其子之孝趙惠

州攔截耿軍不料廣西提督馬雄與孫延齡通同一氣來攻高雷二州總兵祖澤清又

望風迎降可喜東西受敵一面向江西乞援一面促其子之信拒敵之信本不服父訓

至是已隱受三桂偽劄運動部兵把可喜幽禁起來

可喜忠清不忠明故受逆子之信之報應

也自易幟改

服叛了清朝可喜氣憤已極嘔血身亡之信越加猖獗江西將軍舒恕及都統恭依圖

率兵援廣州反被之信用礮擊退總督金光祖及巡撫佟養鉅亦與之信相連通欸三

桂三桂封之信輔德親王命他助欸充餉又遣董重民來代金光祖馮魁來代佟養鉅

這信傳到之信耳中暗想三桂索餉遣官分明是來箝制忙與金光祖商議仍舊背周

降清等了童重民等到。擧把他拘住。率軍民薙髮反正。西出兵拒馬雄。東出兵拒耿精忠。精忠方擬對敵。聞報清兵已破馬九玉。攻入仙霞關。急回軍福建。途次又聞曾養性、白顯忠二將已降清。不覺魂飛天外。原來李之芳回軍浙東。適遇白顯忠自江西敗回。聲言將由浙趨閩。斷絕康親王後路。之芳頗覺驚恐。隨營委員陸孔昭入帳稟道。某與白顯忠二裨將素來相識。請前去說降。教他擒獻白顯忠。之芳大喜。立命前去。隔了數日。果然把白顯忠擒來。之芳召入。當由陸孔昭引二將進來。代為紹介。一姓范名時榮。一姓王名鎬。之芳獎慰一番。隨後將白顯忠推入。之芳下座。親解其縛。勸他悔過投誠。顯忠便即依允。之芳與顯忠同到溫州。又命顯忠入城勸降。曾養性勢孤力蹙。那有不願降之理。看官。你想耿精忠三路出兵。至此盡歸烏有。能不進退維谷嗎。趕到福州。又聞清兵將到。精忠忙檄令各處總兵嚴守。檄差回報。建寧延平等郡已投降清軍。漳州泉州汀州等郡已獻降。鄭經精忠經此一嚇。暈絕於地。左右用盞湯灌醒。下淚道。這遭休了。坐定後。見府外遞進文書。精忠拆閱。乃清康親王前來勸降。精忠一想。欲要不降。如何抵敵清軍。欲要降清。總督范承謨尚在。定要陳他逆跡。將來仍難保全。左思右想。毫無計策。忽想了一條兩頭燒通之計。一面遣他兒子顯祚。赴延平去接清軍。并獻出偽總統印。一面將范承謨絞死。省得將逆跡表揚。到了此時。還要殺害范承謨。然康親是凶狡過人。然亦是速死之道。

王傑書遂進據福州耿精忠率又武官屬出城迎降願隨大兵立功贖罪傑書當將實迹奏聞同時尚之信亦遣人赴江西到清簡親王喇布軍前乞降喇布亦據實上奏康熙帝因三桂未除不便聲罪仍留耿尚爵位命他立功抵罪於是浙江福建廣東三省次第略定只廣西尚在未靖孫延齡降周叛清時受臨江王封爵曾瞞住郡主孔四貞後來被四貞聞知勸他反正他却不服適故慶陽知府傅宏烈舊被三桂攻訐謫戍蒼梧此時獨招集民夫力圖恢復莽依圖復出師廣東去會宏烈延齡聞了此信未免悔恨又因閩粵二藩統已降清越加着急躊躇再四只有請教娘子軍一法當下入見四貞四貞却滿臉怒容不去理睬延齡挨至四貞面前輕輕的叫了幾聲郡主四貞道你叫我什麼延齡道我從前不聽你言弄錯主意目下危急萬分求郡主記念夫婦恩情為我解圍四貞含嗔道像你的負恩忘義還念什麼夫妻我從前再三相勸叫你不要叛清你不但一句不聽反從此不入我室離開了我去做什麼王爺好好你去做法王爺去我是沒福的人不要再來惹我說畢將身子扭轉一邊惟妙惟肖延齡到了此時也顧不得什麼氣節只得向郡主腳邊跪了下去做一箇梳粧跪地一面扯着郡主衣襟千姊姊萬姊姊的哀告從來婦女的性情容易發惱亦容易轉軟又况延齡丰姿俊美與四貞本是一對璧人兩美並頭脚脚我只因意見微異漸致乖離此次經延齡一番溫柔自然

回過心來便道：你悔已遲了！叫我如何解圍？延齡道：我已願降清，但恐皇上罪我，求  
郡主人京去見太后，暗中轉圜，免我受罪。我死亦感激你了。無端說一死字亦是讖語四貞聞延齡

說一死字，頓自淚下。

畢竟還是夫婦

便道：你是好好兒活着，為什麼自己去祝死？你既然要我赴

無端說一死字亦是讖語

四貞聞延齡

京事不宜遲，我就明日動身。延齡喜極，忙與郡主料理行裝。是夕，就在郡主前極力報

効一宵。

只此一宵歡聚，嗣後無相見期了。

次日，即送孔郡主北上。事有湊巧，傅宏烈亦致書相勸，邀他

共逐清軍。延齡答書請宏烈先至廣東，導達悔意。此外一律遵命。這等事情，傅達湖南

三桂急調胡國柱、馬寶二將，速出廣東，復囑從孫吳世琮密計，馳赴廣西。世琮倍道前

進，迨至桂林，仍用給臨江王文書，教他前來領餉。

就是密計

延齡正缺餉項，還道三桂未悉

彼情，樂得取些餉銀，聊救眉急。當即開城出迎。世琮誘他入營，暗中却已布滿伏兵。等

到延齡入帳，世琮方數他背叛的罪狀。延齡即欲退出，被伏兵一陣亂剝，砍為肉泥。我為

孔四貞一哭

世琮入踞桂林，復進佔平樂。時清將莽依圖正由廣東赴廣西，聞胡國柱、馬寶

奉三桂命來奪廣東，亟回軍赴援。適遇於韶州城下，與戰不利，退入韶州固守。胡國柱

等極力攻撲，莽依圖巡視城北，見城堞未堅，令部卒築起一層土牆，兩重守護。果然胡

國柱兵登高發礮，把城堞毀去。惟土牆無恙，城得不陷。莽依圖正在焦灼，突聞城東鼓

角喧天，回頭一望，遙見清兵如飛而至。前面的大纛繡着江寧將軍四大字，莽依圖趁

這機緣領兵殺出。內外互應。將胡國柱等殺退。追斬無算。遂接江寧兵入城。江寧將軍。叫作額楚。奉廷命來援廣東。巧與莽依圖合軍。併力殺退胡馬二人。遂留額楚守韶州。莽依圖赴廣西去訖。胡國柱馬寶兩人。奔回湖南。三桂大驚。又聞清廷命將軍穆占來助岳樂。連拔永興。茶陵。攸縣。鄱縣。安仁。興寧。郴州。宜章。臨武。藍山。嘉禾。桂東。桂陽。十三城。益自震恐。他却從恐懼的時候。發了一個痴念。竟想做起皇帝來了。死不休 不做皇帝 小子又發了詩興。湊成七絕一首。咏吳三桂道。

燕北甘招強虜入。滇南又執故皇還。君親陷盡思為帝。可惜皤皤兩鬢斑。

這時候。三桂已六十七歲了。他想勢力日蹙。年紀又衰。得做了一番皇帝。就使不能傳世。也算英雄收場。遂令軍士在衡山築壇。居然郊天即位。小子暫停一回筆。俟下回再行細表。

陝西入清。三桂已失攻勢。至江西復為清有。斷湖南之右臂。三桂且不能守湖南。遑言攻耶。閩粵二藩。更不足論。延齡輩尤出閩粵下。小勝即喜。小挫即懼。安能為三桂臂助。三桂既失陝西。閩粵諸奧援。其領地自雲貴以外。只存四川。湖南。及廣西之一部。反欲南面稱帝。豈以一稱帝號。遂足籠絡人心。令諸將樂為之用乎。皇帝皇帝。誤盡天下英雄。害盡世間百姓。吾願自今以後。永遠不復聞此二字。本回

敘江西事。是記三桂之失勢。敘閩粵及廣西事。是記三桂之失援。末以稱帝作結。寫盡三桂一生魔障。炎炎者滅。隆隆者絕。世人可以醒矣。

第二十五回 僭帝號進疾伏冥誅

集軍威破城殲叛孽

却說吳三桂起事以來。已歷五年。康熙十三年。初建國號。假稱迎立明裔。其實稱周不稱明。早已存了帝制自為的思想。所以爭戰五年。並沒見有什麼三太子。到了康熙十七年。竟在衡州築壇祭告天地。自稱皇帝。改元昭武。稱衡州為定天府。置百官。封諸將。造新曆。舉雲貴川湖鄉試。號召遠近。殿瓦不及易黃。就用黃漆塗染。搭起蘆舍數百間。作了朝房。這日正遇三月朔。本是艷陽天氣。淑景宜人。不料狂風驟起。怒雨疾奔。把朝房吹倒一半。瓦上的黃漆亦被大雨淋壞。莫謂天道無知三桂未免懊惱。只得潦草成禮。算已

做了大周皇帝。

黃袍已經穿過。可謂心滿意足。

當下調夏國相回衡州。命他為相。令胡國柱馬寶為元

帥。出禦清兵。是時清安親王岳樂由江西入湖南。前鋒統領碩岱已攻克永興。永興縣

係衡州門戶。距衡州只百餘里。胡國柱馬寶等奮身殺來。清兵出城抵敵。兩下混戰一

場。清兵不能取勝。仍退入城中。歇了數日。清兵又出城掩擊。復被胡國柱等殺回。接連

數戰。總是周軍得勝。原來清前鋒統領碩岱也是滿族中一員驍將。只因永興是周軍

必爭的地方。永興一失。衡州亦保不住。所以胡國柱等冒死力爭。碩岱雖勇。總不能敵

只得入城固守。靜待援兵。岳樂聞周軍猛攻永興。即遣都統伊里布副都統哈克山前來援應。就在城外紮營。作為犄角。不防馬寶分軍來攻。個個是踴躍爭先。上前拚命。伊里布哈克山本沒有什麼勇力。過了周軍。好像泰山壓頂一般。連逃走都來不及。一陣廝殺。兩人都戰歿陣中。碩岱出城接應。又被胡國柱截住。沒奈何退入城內。將軍穆占自郴州發兵來援。因聞伊里布等戰歿。不敢前進。只遠遠的立住營寨。胡國柱三面環攻。止留出城東一角。因有河相阻。不便合圍。還虧碩岱振刷精神。晝夜督守。城壞即補。且築且戰。胡國柱又與馬寶分軍。馬寶截住援兵。不能併力攻城。清營雖是遠立。到也還算有力。因此城尚不陷。康熙帝恐師老日久。屢欲親征。議政王大臣紛紛諫阻。有的說是京師重地。不宜遠離。有的說是賊勢日蹙。無勞遠出。於是令諸將專力湖南。暫罷親征的計策。惟這三桂因即位的時候。冒了一點風寒。時常發寒發熱。由夏及秋。沒有爽適的日子。好漢只怕病來磨。又况三桂年近古稀。生了幾個月的病。如何支持得起。到了八月初旬。痰喘交作。咯血頻頻。有時神昏顛倒。譫語終宵。夏國相領了文武各員。日日進內請安。這日國相又復入內。到卧榻前。見三桂雙目緊閉。只是一片呻吟聲。國相向諸將道。永興未下。軍事緊急。皇上反病勢日重。如何是好。諸將尚未回答。忽見三桂睜開雙目。瞪視國相多時。失聲道。阿哟。不好了。永曆皇帝到了。尋復閉目。慘呼大叫。皇上饒命。皇上

饒命國相等聞此慘聲都嚇得毛髮森豎只得到三桂耳邊輕輕叫道陛下醒來連叫數聲三桂方有些醒悟又開眼四顧見了夏國相等人忍不住流淚道卿等都係患難至交朕還沒有什麼酬勞偏這說到這字觸動中氣喘作一團國相道陛下福壽正長不致有什麼不測還請善保龍體為是三桂把頭略點一點國相復請太監入內診了一回脈退與國相耳語道皇上脈象欠佳看來只有一日可過了國相把眉一皺也不言語三桂氣喘略平又向國相道朕非不欲生但這冤鬼都集眼前恐要與卿等長別未識目前軍事如何國相道永興已屢報勝仗諒不日可以攻下請陛下寬心三桂道陝西廣西有警信否國相等答道沒有三桂道卿等且退容朕細思到晚間再商國相等奉命退出將到二更復一同入宮但覺宮門裏面陰風慘慘鬼氣森森作者素乏迷信因三桂作惡多端理應有此果報國相等助桀為虐賊膽心虛當亦因虛生幻因幻成真甫入宮門見衆侍妾團聚一旁不住的發顫

聞三桂作哀鳴狀一聲是皇上恕罪一聲是父親救我

大書君父

又模模糊糊的說了數語

彷彿是不忠不孝不仁不義八字

就三桂口中自述筆愈透關

國相等聽了半晌心頭都突突亂跳

大家站了一回三桂似又清醒起來咳嗽了好幾聲侍兒撩起床帳捧過痰盂接了三

桂好幾口血三桂見帳外有許多官員命侍兒懸起半帳國相等復上前請安三桂道

卿等少坐待朕細囑國相等告了坐三桂一絲半氣的說道朕神思恍惚時患昏暈自

思生平行事大半外錯今日悔已無及

人之將死其言也善

長子應熊也是為朕所害目下只一

孫世璠留居雲南可惜年幼朕死後勞卿等同心輔助國相等齊聲應命三桂歇了一

歇又道湘滇遙隔朕當親書遺囑命侍免取筆墨過來自己欲令侍免扶起可奈渾身

疼痛片刻難支復睡下呻吟一回國相便請道陛下不必過勞臣可恭錄聖諭三桂點

頭國相便展箋握管待了許久三桂一言不發仔細一看已自暈了過去國相即命眾

侍妾上前調護自率百官出了宮門好一歇復偕太醫同入宮中但聽宮內已動了哭

聲國相忙對大眾握手大家方把哭聲止住國相復目示太醫令太醫臨榻診視診畢

太醫道皇上此時不過稍稍痰塞還未宴駕大家切勿再哭

痰塞不死這話裏有話

言畢即匆匆

退出國相命侍免放下御帳朝夕守護只是大忌哭聲眾侍妾莫明其妙只得唯命是

從國相退出宮外忙令人召回胡國柱馬寶胡馬二人自水興急歸由國相延入屏去

左右密語二人道主上已宴駕了胡馬二人大吃一驚問道何時宴駕國相道就在昨

夜主上命太孫世璠嗣立我已當夜令人去迎

此方知上文出去一歇的事情

并命宮中秘不發喪

主上遺囑要我等同心輔助還請兩公遵旨胡馬二人自然答應國相又道我前時勸

先帝疾行渡江全師北向先帝不從今日敵兵四合較前日尤覺困難依我愚見只好

仍行前計越是拚命越不會死越是退守越不得生

這四語却

不但雲南貴州可以棄

去連湖南也可不管。目前只有北向以爭天下。陸軍應出荆襄會合四川兵馬直趨河南。水軍順下武昌掠奪敵艦據住上游。那時冒險進去。或可僥倖成功。二公以為何如。馬寶道這且不可。先帝經過百戰。患難餘生。尚不肯輕棄滇黔。自失根本。目下先帝又崩。時事日非。那裏還可冒險輕舉。况滇黔山路崎嶇。進可戰。退可守。萬一為敵所敗。還可退據一方。國相不待馬寶說畢。便歎道。我能往。寇亦能往。恐怕敵兵雲集。就使重谷深巖。也是保守不住。馬寶還欲爭辨。胡國柱道。現在且暫主保守。俟有機會。再圖進取。

國相見識頗高。但此時清兵四合。北上亦非善策。

國相默然。過了數日。世璠已到衡州。就在衡州即位。國相率

百官叩賀。議定明年為洪化元年。隨發哀詔。頒布國喪。胡國柱等因新主尚幼。不宜久居衡州。仍令隨員郭壯圖、譚延祚等迎喪。危駕還處雲南。郭壯圖等挈了世璠。回滇而去。清兵聞三桂已死。人人思奮。個個圖功。安親王岳樂、簡親王喇布統率大兵入湖南。克復岳州。常德。順承郡王勒爾錦駐紮荊州。已好幾年。此時亦膽大起來。渡過長江。攻取長沙。千軍萬馬直逼衡州。任你夏國相足智多謀。胡國柱馬寶衝鋒敢戰。也只得棄城遁走。廣西巡撫傅宏烈與將軍莽依圖又攻破平樂。進復桂林。吳世琮敗死陝西。大將軍圖海偕提督王進寶趙良棟等攻破漢中。連拔保寧。王屏藩窮蹙。慶自殺。王進寶趙良棟復乘勝入川。川地自歸三桂後。只擔任周軍糧餉。未見兵革。忽聞王趙兩將率軍

殺來逃的逃降的降成都一復川西川南勢如破竹迎刃而下於是吳世璠所有的地方只剩得雲貴兩省了。先起鵬落是康熙帝迭接捷報把親征的議論原是擱起不談

且因康親王傑書安親王岳樂在外久勞召還京師復逮回順承郡王勒爾錦簡親王喇布貝子洞鄂貝勒尚善都統巴爾布珠滿將軍舒恕等說他勞師糜餉誤國病民一律治罪另命貝子彰泰為定遠平寇大將軍代岳樂後任自湖南趨雲貴又以雲貴多山當令步兵綠營居前滿騎居後特授湖廣總督蔡毓榮為綏遠將軍節制漢兵先進另授趙良棟為雲貴總督統川師進擣貝子賴塔為平南將軍統閩粵兵進攻三路大兵浩浩蕩蕩統向雲貴進發彰泰既到湖南與蔡毓榮相會督兵進攻楓木嶺擊死守將吳國貴進攻辰龍關徑狹箐密只容一騎夏國相等自衡州敗還留胡國柱守住隘口一夫當關萬夫莫入相持數月彰泰焦急起來懸了重賞招募敢死士卒潛踰峻嶺透入關後襲破國柱營寨國柱敗走退至貴陽這楓木嶺與辰龍關係是由湘通黔的要隘二隘既破清兵由險入夷勇往直前忽又接到清廷詔旨略道

軍興數載供億浩繁朕恐累民不忍加派科斂因允諸臣條奏凡裁節浮費改折漕貢量增鹽課雜稅稽查隱漏田賦核減軍需報銷皆用兵不得已之意事平自有裁酌至滿州蒙古漢軍久勞於外械朽馬斃朕深悉其苦具迅奏膚功凱旋之日所有

借貸無論數百萬俱令戶部發帑代還朕不食言。昭如日月。其宣示中外。咸使聞知。此詔一下。軍士格外効命。遂自平越趨貴陽。胡國柱出戰不利。退守數日。清兵用西洋巨礮連日轟放。城隘數丈。清兵一鼓而上。國柱又棄城遁去。蔡毓榮率兵徑進彰泰。暫屯貴陽。分兵復遵義安順石阡都勻思南等府。別命提督桑格進攻盤江。盤江守將李本深燬去鐵索橋。向後退走。桑格招土官速搭浮橋。允給重賞。土司齊集江邊。爭來搭造。衆擎易舉。一夕便成。錢可通靈桑格率兵渡過對岸。急追李本深。本深還是慢慢退去。只道清兵築橋斷沒有這等迅速。誰知清兵已經追到。嚇得本深心膽俱碎。忙下了馬。匍匐乞降。總算桑格收受了。這時候蔡毓榮進兵黔西。直指平遠。夏國相自雲南調集勁旅。練成象陣。與王會高起隆同至平遠城抵禦。平遠西南多山。國相令部兵依山紮營。掩住象陣。專候毓榮到來。毓榮仗着戰勝的銳氣。驅兵大進。路上毫不停留。既到平遠。見山下敵營林立。便上前衝突。國相令營兵堅壁勿動。待清兵衝突數次。銳氣少懈。然後發了密令。把營兵分開左右。推出象陣。毓榮急令兵士放礮。怎奈兵士已心慌意駭。脚忙手亂。礮未燃着象已衝來。那時只顧保全性命。還有何心放礮。兵士逃得快。象愈趕得快。頃刻間倒斃無數。屍如山積。毓榮也沒命的逃去。直退了三十里。方收拾殘兵。紮住了寨。隔了兩日。復進軍十里立營。又次日復進軍十里。兵士都怕象陣利害。未

敢前進只因軍令如山不得不硬着頭皮勉強上前是夕毓榮升旗召諸將聽令將士還道又要出戰個個膽戰心驚到了帳下但見毓榮向諸將道雲南多產野象從前敬謹親王尼堪為象陣所迫身歿陣中應前二十回事我前次失記中了敵計為他所敗部下

多遭慘死今已有計破他象陣衆將應同心敵愾為我弟兄們復讎諸將聽得有破敵的謀畫又復鼓舞起來一齊喊聲得令毓榮又道野象非人力可敵當用火攻的計策今夜先在營外密布火種待明日前去誘敵引了敵兵至此縱火燒他象必返奔轉為我用乘此追殺必得全勝諸將遵令自去分頭佈置次晨毓榮手執紅旗督兵進戰國相等開營接仗約戰數合又把營兵兩旁分開毓榮即掉轉紅旗望後急走國相又驅出象陣猛力追趕毓榮佯作驚慌之狀令兵士四散奔竄敵軍恃有象陣只望前追約行十里不防火種驟發勢成燎原那些野象已有好幾隻跌入火坑餘象都向後返奔反衝動敵軍本隊國相知是中計忙令軍士分列兩旁讓各象奔過勒兵再戰怎奈軍心已經恐慌隊伍不免錯亂這邊蔡毓榮又合兵殺來頓時全軍潰竄國相無法阻住令王會高起隆率軍先走自領精騎斷後一邊且戰且走一邊且追且擊毓榮又傳令窮追把國相逐出貴州境界方才收軍從此吳世璠又失貴州了敘次明白且說貝子賴塔自廣西攻雲南令傅宏烈在後策應是時馬雄已死其子馬承蔭降清留守南寧部下

多桀驚不馴。仍有變志。宏烈奏請馬軍隨征。免為內地患。未接覆旨。不料為承曆所聞。邀宏烈親往部勒。宏烈即行。部將多說承曆狡悍。不如勿去。宏烈道承曆已降。奈何疑他徑領數十騎往南寧。承曆率眾出迎。格外恭順。宏烈偕承曆入城。城門陡闔。伏兵齊起。竟將宏烈等下。囚送雲南。吳世璠勸宏烈降。宏烈大罵道。爾祖未叛時。我即劾奏。早知爾家必要造反。我恨不早滅爾家。難道還肯從你麼。世璠命左右將宏烈處斬。宏烈罵不絕口而死。此信傳到賴塔軍中。賴塔急檄莽依圖攻南寧。承曆也率象陣迎敵。虧得莽依圖已聞蔡軍消息也。照毓榮計策。擊敗承曆。承曆入城拒守。莽依圖圍攻數日。總督金光祖亦率軍前來。兩下合軍。攻破南寧。活擒承曆。解京磔死。廣西已定。賴塔遂壹意進攻。與蔡毓榮軍相遇。直趨雲南。貝子彰泰繼進。沿途相率迎降。各軍至歸化寺。距雲南只三十里。世璠惶急萬狀。方擬遣夏國相等再出拒敵。忽報趙良棟由川赴滇。乃令夏國相胡國柱馬寶等移阻趙軍。別命郭壯圖領步騎數萬迎戰。三十里外。郭壯圖向守雲南。未嘗禦敵。至是亦驅野象數百頭。列為前軍。部將武安時諫道。夏相國曾用象陣為敵所敗。駙馬何故復循覆轍。郭壯圖道。夏相國貪功追敵。是以致敗。吾不過令象衝鋒。並非靠象追敵。有何不可。諫知於是直趨歸化寺。與清兵接仗。清貝子彰泰在左。賴塔在右。兩路夾攻。郭壯圖率軍死戰。自卯至午。五却五進。蔡毓榮見不能取勝。

忽生一計。縱火焚林。林中烈焰上騰。嚇得衆象紛紛亂竄。彰泰賴塔乘勢掩擊。郭壯圖只得敗走。三用象陣都被擊退。可謂至死不悟。清兵遂進逼雲南省城。世璠復調夏國相等回救。趙良棟

又尾追而來。孤城片影。四面楚歌。吳世璠保守五華山。飭健卒乞師西藏。又被趙良棟

查獲。眼見得圍城援絕。指日滅亡。夏國相馬寶、胡國柱、郭壯圖等明知滅亡不遠。只因

身受遺命。以死自誓。兩邊復血肉相薄。延續數月。到康熙二十年十月中。城中糧盡。軍

心遂變。南門守將方志球陰與蔡毓榮相通。放蔡軍入城。由是諸軍齊進。胡國柱急來

攔阻。一礮飛來。正中面頰。立即斃命。夏國相馬寶猶督兵巷戰。被清兵圍裏。大叫降者

免死。部兵遂倒戈相向。把夏國相馬寶都戳下馬來。擒獻清軍。蔡毓榮即馳上五華山。

守將郭壯圖自殺。餘兵統已潰散。當即衝入世璠住所。見世璠已懸梁自盡。侍女等一

齊下跪哀乞饒命。毓榮約略一顧。忽覺侍女中間有兩人生得非常美麗。淚容滿面。猶

自傾城毓榮把他細問。方知是三桂遺下的寵姬。便命軍士好生保護。不得有違。正囑

咐間。將軍穆占亦率兵進來。聽見毓榮囑咐的言語。忙道。蔡將軍不要獨得。須留一個

與我。這樣東西原喜毓榮無法。遂將一美姬分與穆占。一美姬帶出自用。隨後諸軍齊到。

爭取子女玉帛。只趙良棟嚴禁部下擄掠。僅取藩府簿籍留獻京師。捷報傳達清廷。下

旨析三桂骸骨。頒示海內。世璠首級及夏國相等。解送北京。後來夏國相馬寶等盡被

凌遲處死吳氏遂亡。小子又有一詩道

滇南一破籍長淪。天定由來竟勝人。假使吳宗能永古。人生何必重君親。

滇藩已滅。還有閩粵二藩尚在。未撤究竟作何處置。且俟下回再說。

三桂稱帝之日。天大風雨。雖屬適逢其會。要不可謂非天怒之兆。稱帝以後。未幾遺疾。曩昔冤厲叢集而來。此亦作者烘託筆墨。然固一神道設教之苦心也。三桂已死。大局瓦解。作者故作簡筆。一一收束。愈見滅亡之速。三寸不律。繚繞烟雲。忽如萬岫迷濛。忽如長空迅掃。不可謂非神且奇云。

第二十六回 臺灣島戰敗降清室

尼布楚訂約屈俄臣

却說諸清將殲滅滇藩。陸續班師到了北京。聞尚之信。耿精忠亦已逮到治罪。原來尚之信歸命後。清廷屢促出師。他只逗留不進。及三桂已死。始從征廣西。駐軍宣武。會之信弟之孝。謀襲藩位。遣藩下人張士選赴京告密。清京遂遣侍郎宜昌阿等。馳往按問。當由都統王國棟出證罪狀之信。聞知自廣西馳歸。襲殺國棟。宜昌阿便檄粵軍擒歸之。信有旨賜死之。孝亦坐罪革職。尚藩耿精忠亦為諸弟所劾。召至京師。交部議罪。大學士明珠首言精忠應加極刑。遂把精忠磔死。耿藩又了。惟孫延齡妻孔四貞。為太后義女。且勸夫反正。先至京師。聲明有旨實封郡王。祿贍終身。於是大赦天下。詔戶部發帑代償。

宿負并減免用兵各省賦稅特下一道明諭道

當滇逆初變時多謂撤藩所致欲誅建議之人以謝過者朕自少時見三藩勢跋日熾不可不撤豈因三桂背叛遂誣過於人今大逆削平瘡痍未復其恤兵養民與天下休息

三藩已平中國本部十八省及關東三省都屬大清版圖真成了浩蕩乾坤昇平世界獨有臺灣鄭經抗志海外偏不受清朝命令海外先是精忠叛清時與經同攻廣東精忠歸閩降清汀州泉州漳州等郡皆為經所據精忠與清親王傑書合軍攻經收復各郡經退守廈門嗣復令部將劉國軒等分路入犯攻陷海澄圍攻漳泉巡撫吳興祚與將軍賴塔出兵泉州總督姚啟聖與提督楊捷出兵漳州鄭軍始退只海澄仍為國軒所據湖南水師萬正色督率戰艦二百艘由海赴閩與興祚啟聖等水陸夾攻遂復海澄并奪回金廈二島鄭經及國軒仍退據臺灣將軍賴塔意欲招撫鄭經省得再來纏擾遂着人致書鄭經道

自海上用兵以來朝廷屢下招撫之令而議終不成皆由封疆諸臣執泥削髮登岸彼此齟齬臺灣本非中國版籍足下父子自闢荆榛且睽懷勝國未嘗如吳三桂之僭妄本朝亦何惜海外一彈丸地不聽田橫壯士道送其間乎今三藩殄滅中外一

家豪傑失時。必不復思。噓已灰之燄。毒瘡痍之民。若能保境息民。則從此不必登岸。不必雉髮。不必易衣冠。稱臣入貢可也。不稱臣不入貢亦可也。以臺灣為箕子之朝鮮。為徐福之日本。與世無患。與人無爭。而沿海生靈。水息塗炭。惟足下圖之。

鄭經得書覆請如約。只要把海澄縣作為互市公所。賴塔到也。有意允許。不意總督姚啓聖偏說出許多後患。堅持不可。偏是漢人作梗一場和議。化作飛灰。鄭經有子數人。長子克

塋。最賢。頗知禮賢下士。經連年出外。一切國事。都交克塋管理。並不聞有什麼失政。只

克塋乃是乳婢所生。並非嫡出。家人統看他不起。不過鄭經愛寵克塋。又無過可摘。只

得大家隱忍。嗣鄭經連為清軍所敗。退歸臺灣。鬱鬱不得志。乃效戰國時信陵君故事。

日近醇酒婦人。藉消愁悶。那裏曉得酒能伐性。色足戕身。警世名言天下沒有流連酒色的

人能延年益壽。不到一二年。釀成一種頭昏目眩的病症。心腎兩虧日漸加重。竟致不起。道

言命克塋嗣位。奈家人素來輕視克塋。羣小又憚他明察。合力構謀。不怕克塋不死。侍

衛馮錫範甘作禍首。勾通內外。此時成功。妻董氏尚存。聽了左右讒言。平白地將克塋

酖死。擁立鄭經次子克塽為主。襲爵延平郡王。克塽幼弱。不能理事。諸事統由馮錫範

決斷。錫範驕橫不法。大失人心。臺灣要保不牢了謀報傳入內地。閩督姚啟聖非常得意。想乘

此吞滅臺灣了。姚啟聖係浙江會稽人。證明漢族少年時已膽大敢為。後來從征有功。康親

王傑書竭力保奏。竟擢為福建總督。福建迭遭兵燹。十室九空。康親王收服耿藩。驅逐鄭氏。表面看是平靖。內容實是撩亂。當時閩中住着一王一貝子。一公一伯。及將軍都統各員。都帶着皇室禁旗。滿洲健兒。這班兵士。吃了百姓的糧米。佔了百姓的房屋。還要百姓的子弟。給他當差。百姓的妻女。畀他侍寢。可憐這等小百姓。敢怒而不敢言。到了康親王奉旨班師。兵士們擄去金帛。不可勝計。還有眉清目秀。一班俊僕。嬌嬌滴滴的一班婦女。兵士不肯舍去。也要把他帶回。姚啟聖假義行仁。面請康親王下令禁止。暗地裏設法償還。計捐金二十萬兩。拔還難民二萬多人。這不可謂非姚氏功德。因此閩人感激異常。多擺着長生祿位。供奉這位總督姚公。人人說亂世時難。以做官吾謂亂世時做官反易。如若不信。請看姚啟聖。暗想。人民已受籠絡。功勞還是尋常。總要做一件大大的事業。方不愧為清家柱石。適值臺灣內亂。立即奏了一本。說是臺灣主少國危。時不可失。康熙帝便令王大臣會議。內閣學士李光地。請即照准。康熙帝遂降旨。准奏。啟聖復力保降將施琅材可大用。得旨授施琅為福建水師提督。加太子太保銜。武將加文銜也。施琅本鄭氏舊將。習知海上險要。到任後。日夕督操。練成水師軍二萬。分載戰船三百艘。指日攻打臺灣。會彗星出現。尚書梁清標。及給事中孫蕙。疏陳天象告警。不宜用兵。有詔暫停進剿。施琅力主出師。朝議又遷延數月。到康熙二十二年。因施琅屢次上奏。遂如所請。又是一個臺

臺

在福建東北姚啟聖欲候北風進取臺灣施琅獨請乘南風先取澎湖且言澎湖不破臺灣無取理澎湖失臺灣不戰自潰遂疏請力任討賊留督臣在廈門濟餉康熙帝又言聽計從於是施琅遂進兵澎湖守將劉國軒四面築垣環列火器把澎湖守得格外嚴密施琅遣游擊藍理為先鋒乘潮進薄自乘樓船繼進國軒令守兵連放火礮聞以矢石自晝至夜相持不下忽然颶風大起波如山立戰船隨流簸蕩支撐不住國軒駕船而出直衝樓船施琅急督兵迎敵猛被一箭射來正中琅自琅不禁失聲幾乎跌倒幸虧總兵吳英見主帥受傷一面令親卒保護施琅一面率軍士力戰礮矢齊發射退國軒大風亦漸漸平息兩邊鳴金收兵次晨施琅定計分攻力懲前創命總兵陳蟒率五十艘攻雞籠嶼總兵魏明率五十艘攻牛心灣自督五十六艘分作八隊直搗中堅仍用藍理為先鋒另具八十艘為後應國軒見清軍繼出正擬堅守仰見東南角上微雲漸合立命發兵部將曾遂道施琅再來必懲前轍我軍不如固守為是國軒道今日必有大風正可一鼓殲敵何為不出曾遂問道主帥何以知有大風國軒以手指東南角示曾遂道汝在海上多年難道不知海上氣候雲合風生雷鳴風止麼曾遂喜躍而出率領戰艦先來迎敵適遇一清艦駛至舟上大書藍理二字曾遂知清軍前鋒已到喝令水兵接仗此時正值盛夏藍理裸着半體立在船頭兩手執着雙刀先把敵兵劈

下了數十個敵兵見監理克猛各執長槍刺來監理將雙刀亂削斷槍桿無數又砍了好幾個敵兵自身也着了十多鎗誰要你裸體陡遇一彈飛來掠過監理肚腹監理向後

而倒那邊曾遂大呼道監理死了突見監理躍起持刀大吼道監理尚在曾遂死了對

有復連呼殺賊殺賊震聲如雷施琅聞監理被傷急率軍艦上前見監理腹破腸出鮮

血淋漓忙令監理弟藍瑗藍珠翼監理下了小舟掏腸入腹裏好創處載回營中說時

遞那時快國軒已聯檣而來接應曾遂奮力相撲施琅命各隊分列人自為戰槍戟並

舉箭彈互施真殺得天日無光風雲變色突然間天空中一聲霹靂響徹海濱國軒不

勝駭愕曾遂以下諸將士都相顧失色軍心一亂那裏還願抵敵眼見得敗陣退還清

軍乘勢掩殺焚毀敵艦百餘艘斃敵兵萬餘名國軒倉卒退至牛心灣遇清將魏明殺

來不敢抵當另走雞籠嶼又遇着清將陳蟬前後左右統是清兵沒奈何逃奔臺灣去

了施琅乘勝至臺灣舟泊鹿耳門膠淺被攔敵艦復來攻擊施琅連忙對仗火箭火彈

互擲一陣怎奈敵兵如蟻而來施琅舟不能動被他四面圍住正緊急間監理搖舟來

救敵大驚相率披靡監理左手執盾右手執刀躍上敵船連斬巨魁十餘人敵兵見水

遁去乃請施琅易舟琅執理手并問創疾監理笑道主帥有急就使創裂至死亦顧不

得許多副將義務理應如此遂與施琅轟擊鄭軍鄭軍退去次晨海上大霧迷濛潮高丈餘施琅

藍理等鼓舟而入。國軒方在島上督守。見清軍隨潮進來。推案起立。歎道。聞先王得臺灣。鹿耳門潮漲。今又這般。豈非天數麼。遂遣使迎降。繳出延平郡王招討大將軍印。獻

出臺灣版籍。自順治十八年成功據臺灣獨立。二十三年而亡。施琅遣人由海道告捷。

七日至京。康熙帝大喜。封施琅為靖海侯。命克塽等入都。授克塽海澄公。劉國軒馮錫

範亦封伯爵。克塽以下皆得受封。康熙帝算是厚道。然馮錫範亦得伯爵。未免賞罰不當。遂於臺灣闢地墾荒。設一府三縣。

隸屬福建省。自是清朝威力遠達海外。琉球暹羅安南諸國都遣使朝貢。連歐洲的意

大利荷蘭等國亦通使修好。請開海禁。求互市。廷議准海濱通商。設粵海關。海浙海江

海四關。置吏權稅。這就是沿海通商的基礎。小子且按下慢表。且說中國北方有個俄

羅斯國。元朝時已被蒙古兵滅掉大半。到了元朝衰微。俄羅斯又漸漸強盛起來。把蒙

人盡行驅逐。獨霸一方。滿清初興。遣兵略黑龍江。俄羅斯亦發遠征軍。越外興安嶺。到

黑龍江北岸。會清兵入關。無暇遠略。俄將喀巴羅領了幾百個俄兵。將黑龍江北岸的

雅克薩地佔據了去。用土築城。屯兵把守。復分兵下黑龍江。被清都統明安達禮及沙

爾呼達先後擊退。只是雅克薩城佔據如故。康熙二十一年。三藩削平。海內無事。康熙

帝想驅除俄人。略定東北。先差副都統郎坦托名出獵。渡過黑龍江。偵探雅克薩城形

勢。郎坦回奏俄兵稀少。容易掃除。康熙帝乃決意征俄。預命戶部尚書伊桑阿赴寧古

塔督造大船并築造墨爾根齊齊哈爾兩城添置十驛以便水陸通餉又遣薩布素為

黑龍江將軍籌畫戰備令蒙古車臣汗斷絕俄人貿易二十二年俄將模里尼克率可

薩克兵六十多人自雅克薩城出發直到黑龍江下流適遇清船巡弋一鼓而起把六

十多個可薩克兵盡行拏住模里尼克沒有飛毛腿自然一併捉來送到齊齊哈爾拘

禁二十三年清兵至雅克薩城勸降俄兵不從二十四年清都統彭春率水陸兩軍北

征陸軍約萬人隨帶巨礮二百門水軍五千人戰艦百艘從松花江出黑龍江齊集雅

克薩城下俄將圖爾布青嚴行拒守部下兵只四百多名彭春令他把城退讓引兵歸

國圖爾布青恃着驍勇不肯聽命清兵始用巨礮轟城圖爾布青開城接戰以一抵十

以十抵百到也一番鏖鬪確是一員勇將怎奈眾寡懸殊究不相敵只得棄了土城退至尼布

楚彭春令軍士將土城毀去率兵凱旋誰知到了次年圖爾布青偕了陸軍大佐伯伊

頓又到雅克薩地不怕死的硬頭皮築起土壘駐兵守禦彭春復引兵八千運大礮四百門進

攻圖爾布青令伯伊頓守住土壘自率部兵抵死拒戰他手下不過四百多人前次傷

亡了數十名只剩得三百多人他獨能與八千清兵往來衝突清兵圍住了這邊他衝

到那邊圍住了那邊復衝到這邊清初勁旅尚難把三百俄兵一鼓殲滅可見俄兵强悍情形彭春焦躁起來督令

開礮圖爾布青還不管死活來奪礮轟轟的一聲圖爾布青中彈倒斃俄兵方逃入壘

中伯伊頓部下亦祇一二百名同了圖爾布青部下遣兵死守不去。清兵放礮轟壘。他却掘了地洞。令部兵穴居避彈。彈來躲入。彈止鑽出。壘有殘缺。隨時修補。弄得清兵没法。適荷蘭貢使在都。自稱與俄羅斯毗鄰。願作居間調人。康熙帝遂命荷蘭使臣遺書俄國。責他無故寇邊。旋得俄皇大彼得覆書。略言中俄文字兩不相通。因致衝突。現已知邊人構釁。當遣使臣詣邊定界。請先釋雅克薩圍兵。康熙帝因窮兵徼外。未免過勞。遂允與議和。飭彭春解圍暫退。於是俄遣全權公使費耀多羅到外蒙古。土謝圖汗邊境遣人至北京。請派官與議。康熙帝命內大臣索額圖等往會。途次聞土謝圖與準噶爾構兵。不使交通。復折回京師。再遣從官遠道出境。通信俄使。議定以尼布楚為會場。索額圖又奉使至尼布楚。帶領西洋教士張誠徐日昇作為譯官。另備精兵萬餘人。水陸並進。直達尼布楚城外。俄使費耀多羅亦率千人到尼布楚。見清使兵衛甚盛。頗有懼色。外交全恃兵力次日在城外張幕開會。兩國公使及從人畢集。護兵各二百餘人。手執兵刃侍立兩旁。俄使開議。語言齟齬。索額圖全然不懂。經張誠繙譯。始知俄使要求以黑龍江南岸歸清。北岸畀俄。索額圖道那有此理。今日俄欲議和。須東起雅克薩。西至尼布楚。凡俄領黑龍江及後貝加爾湖殖民地一律歸我方。以尼布楚歸中國。足阻俄人東來之鋒。索額圖初議

根是俄使費耀多羅也不懂索額圖的說話。復由張誠譯出。交與俄使。俄使閱畢。只是

搖頭索額圖見和議不諧徑自回營翌日復會索額圖稍稍退讓擬把尼布楚地作為兩國分界俄使亦不允索額圖又盛氣回營張誠等往來調停復由索額圖少讓北以格爾必齊河及外興安嶺為界南以額爾古納河為界俄人所有額爾古納河南堡寨當盡移河北俄使尚堅執不從索額圖遂召水陸兩軍會齊城下擬即攻城俄使不得已照允遂於康熙二十八年訂約互換約凡六條大旨如左

一 自黑龍江支流格爾必齊河沿外興安嶺以至於海凡嶺南諸川注入黑龍江者屬中國嶺北屬俄

二 西以額爾古納河為界河南屬中國河北屬俄

三 毀雅克薩城雅克薩居民及物用聽遷往俄境

四 兩國獵戶人等不得擅越國界違者送所司懲辦

五 兩國彼此不得容留逃人

六 行旅有官給文票得貿易不禁

約成勒碑格爾必齊河東及額爾古納河南作為界標用滿漢蒙古拉丁及俄羅斯五體文字這叫作中俄尼布楚條約正是

外交開始成和約 後盾堅強怵外人

自是中俄修好百餘年不興兵革。蒙古以北已斷輻輳。只蒙古尚未平靖。且待下回再說平定蒙古的方略。

臺灣孤懸海外。向未入中國版圖。鄭成功占踞二十餘年。至其孫克塽降清。臺灣始為清有。風止潮漲。一戰成功。豈真天意使然。亦強弱不敵之一證也。至若尼布楚議和。清史上稱為最榮譽之條約。實則俄兵遠來。勢孤而弱。清軍近發。勢盛而強。此約之成。寧非強弱不同之再證乎。然彭春再出。窮年累月。不能破一雅克薩土壘。索額圖原議不諧。終至讓步。俄之強已可知已。文中一鱗一爪。莫非敘述。亦莫非眉目。在善讀者默會可耳。

第二十七回 三部內闖禍起蕭牆

數次親征蕩平朔漠

上回說到索額圖赴會時。本自蒙古通道。因土謝圖與準噶爾構兵。中道被阻。以致折回。索額圖與俄訂約。已於上回敘畢。只準噶爾構兵一事。還未說明。本回正要續說下去。却說中國長城外。就是蒙古地方。分作三大部。一部與長城相近。叫作漠南蒙古。亦稱內蒙古。內蒙古的北境。又有一部。叫作漠北喀爾喀蒙古。亦稱外蒙古。這兩部統是元太祖成吉思汗的後裔。還有一部在西邊。叫作厄魯特蒙古。乃是元太師脫歡及瓦剌汗也先的後裔。漠南蒙古內分六盟。清太宗時已先後歸附。獨喀爾喀厄魯特兩大

部尚未帖服。喀爾喀還遣使乞盟。厄魯特從未通使。清朝亦視同化外。不去過問。只厄魯特自分四部。一名和碩特部。一名準噶爾部。一名杜爾伯特部。一名土爾扈特部。準噶爾部最強。順治年間。準噶爾部長巴圖爾渾台吉。併吞附近部落。勢力漸盛。康熙初。渾台吉死。其子僧格嗣立。僧格死。其子索諾木阿拉布坦嗣立。僧格弟噶爾丹。把姪兒殺死。篡了汗位。外人稱頭目為汗。并將和碩特。杜爾伯特。土爾扈特等部。盡行霸據。於是向東略地。欲奪喀爾喀。蒙古。喀爾喀。蒙古。舊分土謝圖。札薩克。車臣三部。土謝圖與札薩克相連。札薩克汗娶了一妾。人人說他是西施轉世。天女化身。此女又來作崇艷名傳到土謝圖部。土謝圖汗竟成了一個單相思病。他竟想出了一個計策。陽稱到札薩克部賀喜。令部下包裏軍械。分載橐駝身上。假說是賀喜的送禮。隨帶了部役數百名。向札薩克部進發。這蒙古地方。本沒有什麼宮室城郭。就使是頭目住所。也不過立個木柵。疊些土壘。便算了事。土謝圖汗既到。就有札薩克部役接着。通報頭目。札薩克汗出來迎入席地而坐。土謝圖汗便道。聞得貴汗新納寵姬。特來道賀。札薩克汗答道。不敢當。不敢當。小妾已娶得多日子了。土謝圖汗道。敝處與貴部雖係近鄰。有時也消息不通。直到近日方知。特備薄禮相遺。尚祈笑納。札薩克汗道。這是更不敢拜領了。土謝圖汗道。這也何必客氣。只是貴姬艷名遠噪。叨在鄰誼。可否一容相見。札薩克道。這又何妨。說

罷便召愛姬出室與土謝圖汗行相見禮土謝圖汗見他頗長白皙楚楚可人不覺心旌搖曳魂魄飛揚即定一定神召部役解橐入內喝聲道何不動手札薩克汗茫無頭緒但見土謝圖汗的部役從橐中取出物件光芒閃閃都是腰刀賀禮札薩克汗也

管不得愛姬轉身就逃那位愛姬正想隨走怎奈兩脚如釘住一般不能前行被土謝

圖汗攔腰抱住出外就跑喜可這等部役一聲吆喝趕了橐駝都回去了札薩克汗既

失愛姬頓時大怒召齊部役來攻土謝圖部土謝圖汗知札薩克不肯干休急遣人聯

絡車臣汗與札薩克汗對敵札薩克汗不能抵當率眾敗走三部相鬩遂惹出一個大

禍崇來禍首非別便是準噶爾部大頭目噶爾丹其實禍首不是噶爾丹乃是札薩克的美姬噶爾丹聞了

此信差人到札薩克部願與調停札薩克汗大喜便叫原使到土謝圖部索還愛妾覆

難收索還何用原使應命至上謝圖坐索札薩克汗的愛姬看官你想土謝圖汗費了好些心

機把這個美人兒抱回取樂那裏肯原璧歸趙全璧偏這使人惡言辱罵惱了土謝圖

汗將使人殺死噶爾丹藉詞報復揚言借俄羅斯兵來攻土謝圖土謝圖汗大懼忙整

守備待了數月毫無影響到邊界窺探亦沒有俄兵入境只有幾個外來喇嘛四處游

牧蒙俗向以游牧為生鄰境往來也是常事土謝圖汗毫不在意鎮日裏與搶來的美

人調情飲酒不防噶爾丹領了三萬勁騎道出札薩克部越過杭愛山直入土謝圖境

清史通谷 卷三 三十二 上海會文堂印行

與游牧喇嘛會合。使為前導。引至土謝圖汗住所。時正夜靜。土謝圖汗擁着美人酣卧帳中。忽覺得火燄颺起。呼聲震天。宛如千軍萬馬排山倒海而來。他也不辨是何處人。馬忙從帳後竄去。噶爾丹殺入帳中。不見一人。到處搜尋。只剩得一個美人兒。睡在床上。縮做一團。噶爾丹也不去驚他。命部騎在帳外駐紮。自回內室。做了札克薩汗第三。慢慢的抱住嬌娃。享受箇中滋味。一夕換得二郎君。非竟美人有福。到了次日。復分兵為兩路。一路東

出。襲破車臣部。一路西出。襲破札薩克部。

假虞伐虢。噶爾丹頗有狡謀。

他便踞着喀爾喀王庭。募集

兵士數十萬。聲勢大張。這喀爾喀三部人民窮蹙無歸。只得投入漠南。到中國乞降。康

熙帝命尚書阿爾尼發粟賑贍。且借料爾沁水草地。暫畀游牧。噶爾丹也遣使入貢。康

熙帝便令阿爾尼勸諭噶爾丹。要他率眾西歸。盡還喀爾喀侵地。噶爾丹拒絕清命。反

日夕練兵。竟於康熙二十九年。借追喀爾喀部眾為名。選銳東犯。侵入內蒙古。尚書阿

爾尼急率蒙古兵截擊。噶爾丹佯敗。沿途拋棄牲畜帳幙。蒙古兵貪利爭取。隊伍錯亂。

噶爾丹返身來攻阿爾尼。不及整隊。被他一陣掩擊。殺得大敗。虧輸鼠竄。而遁。康熙帝

得了敗報。定議親征。先命裕親王福全為撫遠大將軍。率同皇子允禔。出長城古北口。

恭親王常寧為安北大將軍。率同簡親王雅布。出長城喜峰口。並命阿爾尼率舊部會

裕親王軍。聽裕親王節制。又別調盛京吉林及科爾沁兵助戰。車駕擬親幸邊外。調度

各路大兵。是年七月。康熙帝啟鑾出巡。方出長城。忽得探報。恭親王軍在喜峰口九百里外。被噶爾丹殺敗。回來。康熙帝命諸軍急追。途次。又聞噶爾丹前鋒。已到烏蘭布通。距京師只七百里。康熙帝到也。驚愕起來。飛詔徵調恭親王軍。到烏蘭布通。會截敵兵。旋得裕親王軍報。已至烏蘭布通。駐紮。帝心少安。且說噶爾丹乘勝南趨。到烏蘭布通。遇着清營阻住。遂遣使入見裕親王。略言追喀爾喀離人。闖入內地。非敢妄思尺土。但教執畀上謝圖汗。即當班師。裕親王福全。把來使叱回。次日。兩軍對仗。噶爾丹用了駝城。依山為陣。什麼叫作駝城。他用索駝萬餘。縛足卧地。背加箱垛。蒙蓋溼氈。環列如柵。作為前蔽。所以名叫駝城。前有象牯。後有駝。城到是極妙。巧對。清軍隔河立陣。前面純列火礮。遙轟中堅。自午至暮。駝皆倒斃。駝城中斷。清軍分作兩翼。越河臨陣。遂破敵壘。噶爾丹乘夜遁去。次日。遣喇嘛至清營乞和。福全飛報行在。有詔速即進兵。毋中他緩兵之計。於是福全急發兵追趕。已自不及。噶爾丹奔回厄魯特。遺失器械牲畜無算。復遣人齎書謝罪。誓不再來犯邊。康熙帝偶有不適。遂諭來使回報。噶爾丹嗣後不得犯喀爾喀一人一畜。來使唯唯而去。遂詔諸王班師。第一次親征。第一次班師。三十年。康熙帝以喀爾喀新附。部衆數十萬。應用法令部勒。且準部寇邊。由土謝圖汗啟釁。不能不嚴加訓斥。乃議出塞大閱。先檄內外蒙古。各率部衆。豫屯多倫泊百里外。靜候上命。過了數日。車駕出張家口。至多

倫泊盛設兵衛。首召土謝圖汗責他奪妄開釁。土謝圖汗頓首謝罪。帝乃加恩特赦。留他汗號復諭車臣札薩克二汗約束本部。永遠歸清。二汗亦叩首謝恩。於是編外蒙古為三十七旗。令與內蒙古四十九旗同列。又因蒙古俗素信佛教。命在多倫泊附近設立彙宗寺。居住喇嘛。仍聽蒙人游牧近邊。自此外蒙歸命。隔了兩年。擬遣三汗各歸舊牧。誰知噶爾丹又來尋釁。屢奉書索土謝圖汗。并陰誘內蒙古叛清歸己。科爾沁親王據實奏聞。康熙帝令科爾沁親王覆書噶爾丹。偽許內應。誘令深入。噶爾丹果選騎兵三萬名。沿克魯倫河南下。克魯倫河在外蒙古東境。他到了河邊。竟停住不進。康熙帝又令科爾沁致書催促去使還報。噶爾丹聲言借俄羅斯鳥槍兵六萬。等待借到。立刻進兵。真是科爾沁復馳奏北京。康熙帝道。這都是捏造謠言。他道是前次敗走。因火器不敵我軍的緣故。所以佯言借兵。恐嚇我朝。朕豈由他恐嚇的。料敵頗明遂召王大臣會議。再決親征。康熙三十五年。命將軍薩布素率東三省兵出東路。遏敵前鋒。大將軍費揚古振武將軍孫思克等率陝甘兵出寧夏西路。斷敵歸道。自率禁旅出中路由獨石口趨外蒙古。約至克魯倫河會齊。三路夾攻。是年三月。中路軍已入外蒙古境。與敵相近。東西兩軍道阻不至。帝緩兵以待。訛言俄兵將到。大學士伊桑河懼甚。力請回鑾。康熙帝怒道。朕祭告天地宗廟。出師北征。若不見一賊。便即回去。如何對得住天下。况大軍一

退賊必盡攻西路。西路軍不要危殆。庶此退伊桑阿。

不愧

命禁旅疾趨克魯倫河。手繪

陣圖指示方略。從行王大臣。還是議論紛紛。各執一見。帝獨遣使噶爾丹。促他進戰。噶

爾丹登高遙望。見河南駐紮御營。黃幄龍轟。內環軍幔。外布網城。護衛兵統是勇猛異

常。不由的心驚脚癢。拔營宵遁。

狡黠的人往往膽小

翌日。大軍至河北岸。已無人迹。急忙渡河前

追到拖諾山。仍不見有敵蹤。乃命回軍。獨命內大臣明珠。把中路的糧草。分運西路。接

濟費揚古軍。是時噶爾丹奔馳五晝夜。已到昭莫多。地勢平曠。林菁叢雜。噶爾丹防有

伏兵。格外仔細。步步留心。俄聞林中礮聲突發。擁出一彪兵來。統是步行。約不過四百

多名。噶爾丹手下尚有萬餘人。統是百戰劇寇。遇着這廝小小埋伏。全不在意。大眾爭

先馳突。清兵不敢抵抗。且戰且走。約行五六里。兩旁小山夾道。清兵從山右趨入。噶爾

丹勒馬。遙見小山頂上。露出旗幟一角。大書大將軍費宇樣。便率眾上山來。爭清兵據

險俯擊。矢銃迭發。敵兵毫不懼怯。前隊倒斃。後隊繼進。幸虧清兵陣前設列拒馬木阻

住敵騎。噶爾丹乃止住東崖。依崖作敵。一面令部兵舉銃上擊。聲震天地。自辰至午。死

戰不退。忽山左遠出清兵千名。襲擊噶爾丹後隊。後隊統是駝畜婦女。只有一員女將

身披銅甲。腰佩弓矢。手中握着雙刀。脚下騎着異獸。似駝非駝。見清兵掩殺過來。他竟

柳眉直豎。殺氣騰騰。領着好幾百悍賊。截殺清兵。清兵從沒有與女將對仗。到了此時。

也覺驚異。便與女將戰了數十回合。只殺得一個平手。不料噶爾丹竟敗下山來。衝動

後隊。山上清兵從高臨下。把子母礮接連轟放。山脚下烟霧迷漫。但見塵沙陡起。血肉

紛飛。敵騎抱頭亂竄。約有兩三個時辰。山上山下。只留清兵。不留敵騎。清兵停放銃礮。

天地開朗。準部兵倒地無數。連穿銅甲的。這位女將也頭破血流。死於地下。紅顏委地。吊古戰場。

文中却未看官。你道這員女將是那一個。就是噶爾丹妃阿奴娘子。準部呼他為可敦。

曾載入此時札薩克汗的愛姬。未知尚生。存否。若尚存在。到可升作可敦了。可敦善戰。力能抵住清兵。只因噶爾丹聞後隊被襲。

返顧却退。清兵乘勢殺下。敵兵大亂。自相凌藉。遂至可敦戰歿。只逃去了噶爾丹。費揚

古止諸將。窮追收兵回營。當即置酒高會。與諸將道。今日戰勝。都是殷總兵化行之力。

殷總兵勸我如此設伏。方得一鼓破敵。還請殷總兵多飲數盃。聊申本帥敬意。說畢。親

自酌酒。遞與殷化行。化行雙手捧盃。一飲而盡。接連又是兩盃。化行統共飲乾。離座道

謝。化行是寧夏總兵。上文曾敘說費揚古率陝甘兵出寧夏西路。化行隨征獻計。得此

勝仗。所以費揚古特別獎勞。當時清營中歡聲雷動。由費揚古飛報捷音。康熙帝大悅。

慰勞有加。仍命費揚古留防漠北。遣陝甘軍凱旋。自率禁旅還京。第二次親征。第二次班師。噶爾丹

復奔回厄魯特。途中聞報。僧格子策妄阿布坦。為兄報讎。佔據準噶爾舊疆。拒絕噶爾

丹。噶爾丹欲歸無所。竄居阿爾泰山東麓。康熙帝聞噶爾丹窮蹙。召使歸降。噶爾丹仍僞

強不至。越年。康熙帝復親征。渡過黃河。到了寧夏。命內大臣馬思哈將軍薩布素會費

揚古大軍深入并檄策妄阿布坦助勦。噶爾丹聞大軍又出。急遣子塞卜騰巴珠。到回

部借糧。回部在天山南路。當噶爾丹強盛時。亦歸服噶爾丹。至是回人將其子拘住。囚

獻清軍。噶爾丹待糧無着。不知所為。左右親信。又相率逃去。或反投入清營。願為清兵

嚮導。噶爾丹連接警信。有的說清兵將到。有的說策妄阿布坦亦領部眾來攻。有的說

回部亦助清進兵。好像打落水狗一夕數驚。徬徨達旦。噶爾丹自言自語道。中國皇帝真是神

聖。我自己不識利害。冒昧入犯。弄得精銳喪亡。妻死子虜。自今進退無路。看來只好自

盡罷了。遂即服毒而死。帳下只遺一女。他的族人丹吉喇。便挈了他的女兒。隨帶噶爾

丹骸骨。擬至清營乞降。札薩克汗愛姬不知下落。不想中途被策妄阿布坦截住。將丹

吉喇等捆縛起來。送交行在。康熙帝頒詔特赦。命丹吉喇為散秩大臣。噶爾丹子塞卜

騰巴珠。也得了一等侍衛。俱安插張家口外。編入察哈爾旗。土謝圖車臣札薩克三汗

遣歸舊牧。此時土謝圖汗與札薩克汗相遇。不知應作何狀。闕喀爾喀西境千餘里。增編部屬為五十五旗。朔

漠悉定。康熙帝銘功狼居胥山而還。第三次親征。既至京師。大饗士卒。俘得老胡人數

名。能彈箏。善作歌。帝賞以酒。各使奏技。中有一人能作漢語。如歌淒楚。音調悲壯。但聽

他嗚嗚咽咽的唱道。

雪花如血撲戰袍，奪取黃河為馬槽。滅我名王兮，虜我使歌。我欲走兮無駱駝，嗚呼黃河以北奈若何。嗚呼北斗以南奈若何。

康熙帝聞歌大笑，並賞他金銀數兩，索駝一匹。小子讀這歌詞，又技癢起來，隨作詩一首道：

絕北親征耀六師，往還三次始平夷。鐫碑勒石誇奇績，算是清朝全盛時。  
看官欲知後事，請至下回再閱。

天生尤物必傾人國，既亡札薩克復亡土謝圖。至車臣部亦遭累及，甚至噶爾丹亦因此興師，因此覆滅。是可知妹喜禍夏，妲己禍商，褒姒禍周，史冊垂戒，非無因也。康熙帝為有清一代英主，三次親征，卒平朔漠，擄伐之功未始不盛，但必鐫碑紀績，沾沾自意，毋乃驕乎。秦始皇瑯琊刻石，寶車騎燕然勒銘，殊不足訓。以康熙帝之明，胡為效此假故事以警世，揭心迹以垂譏，作者之用意深矣。

### 第二十八回 爭儲位冢嗣被黜

惟文網名士沈寃

却說康熙帝聰明英武，算作絕頂。即位以後，滅明裔，掃叛王，降臺灣，和俄羅斯，服喀爾喀，平準噶爾，他的聖德神功，小子已敘述大略。他還巡幸五臺山，共計五次。南巡又六次，巡幸五臺的緣故，有人說他是出去省親，因順治皇帝即位十八年，看破紅塵，到五

臺山削髮為僧。康熙帝屢去探視。每到五臺。必令從騎停住寺外。單身進謁。直至順治帝已死。方才不去。這件事只可付作疑案。小子未曾自見。不敢信為實事。若講到巡幸東南。東華錄上明明說為治河的緣故。其實康熙帝意思亦並不是單為治河。當時治河能手。有于成龍。靳輔等人。專管河務。都是攷究地理。熟悉水性。難道康熙帝真是生而知之的聖人。略略巡閱。便能將河道大勢了然目中。格外籌畫的精密。廢他的深意。無非是昭示威德。籠絡人心。所以禪山謁陵。蠲租免稅。凡經過的地方。威德並用。東南的小百姓。從此怕他的威嚴。感他的德惠。把前明撤在腦後。個個愛戴清朝。清朝二百多年的基業。就此造成。若呆讀東華錄上文字。不加體會。便是笨伯。那裏曉得康熙帝的作用。小說中有這般大議論。可謂得未曾有。但本書於敘述間亦常有微議。我請將原文略換數字。指示閱者云。若呆讀此書的文字。不加體會。便是笨伯。那裏曉得著書人的作用。只是康熙帝恰有一大失著。晚年來弄得懊喪異常。到去世的時候。反致不明不白。待小子細細道來。康熙帝有二十多個兒子。長子名叫允禔。就是初征噶爾丹時。作裕親王福全的副手。古語道。立嫡以長論。起年紀來。允禔應作太子。但他乃妃嬪所生。不由皇后產出。皇后何舍里氏。只生一子。允初。允初生下。皇后便歿。康熙帝夫婦情深。未免心傷。且因允初是個嫡長。宜為皇儲。就於允初二歲時。先立為皇太子。二歲立儲

未免後來重立皇后。妃嬪亦逐漸增加。一年一年的生出許多兒子。內中有四皇子胤

頑秉性陰沈。八皇子允禩。九皇子允禊。更生得異常乖巧。康熙帝格外愛寵一點。但既立允初為太子。自然沒有掉換的心思。允初漸長。就令大學士張英為太子師傅。教他詩書禮樂。又命儒臣陪講性理。南巡北幸時。亦嘗帶了允初出去遊歷。總算是多方誘導。至親征噶爾丹。又要太子監國。宮廷中也没有生出事來。噶爾丹既平。東西南北都已平靖。萬民樂業。四海澄清。康熙帝春秋漸高。也想享點太平弘福。有時讀書。有時習算。有時把酒吟詩。選了幾個博學宏詞老先生陪侍左右。與他評論評論。這老先生輩總是極力揄揚。交口稱頌。康熙帝又叫他纂修幾種書籍。什麼佩文韻府。什麼淵鑑類函。什麼數理精蘊。什麼曆象考成。什麼韻府拾遺。什麼駢字類編。還有分類字錦。子史精華。皇與金覽等書。就是人人購買的康熙字典。也是這時候編成的。開了書櫥。每種書籍。統有御製序文。究竟是皇帝親筆。也不知是儒臣捉刀。涉筆成趣。小子無從深考。但日間與儒臣研究書理。夜間總與后妃共敘歡情。枕邊衾裏。免不得有陰謀奪嫡。媒孽允初的言語。起初康熙帝拿定主意。不聽婦言。後來諸皇子亦私結黨羽。構造蜚語。吹入康熙帝耳中。漸漸動了疑心。宮中后妃人等。越發搖唇鼓舌。播弄是非。你唆一句。我挑一語。簡直說到允初蓄謀不軌。窺伺乘輿。可笑這個英武絕倫的聖祖仁皇帝。竟被他內外蠱惑。把允初當作逆子看待。怪不得周幽昏獻。康熙四十七年七月。竟降了一道上諭。廢

皇太子允初。并將他幽禁咸安宮。令皇長子允禔。及皇四子胤禛看守。於是這個儲君的位置。諸皇子都想補入。皇八子允禩。模樣兒生得最俊。性情亦格外乖刁。在父皇面前。越自殷勤討好。暗中却想害死允初。絕了後患。事有湊巧。有一個相面先生。叫作張明德。在都中賣藝騙錢。哄動一時。貝子貝勒等。統去請教。明德滿口趨奉。統說他是什麼富什麼貴。看官試想社會中。人有幾個不喜歡奉承。因此都說這明德知人休咎。彷彿神仙一般。允禩懷着鬼胎。暗想自己相貌。究竟配不配做皇帝。遂換了衣裝。去試明德。誰知明德一邊。早已有人知風通報。等到允禩進去。明德即向地跪伏。口稱萬歲。允禩連忙搖手。明德見風使帆。導允禩入內室。細談一番。一面說允禩定當大貴。一面又俯伏稱臣。允禩喜甚。不但露出真面。反與明德密定逆謀。明德偽稱有好友十餘人。都能飛檐走壁。他日有用。都可招致出來。効勞允禩。遂與他定了密約。辭別回宮。甫入禁門。遇着大阿哥允禔。被他扯住。邀至邸中。原來允禔曾封直郡王。另立府邸。當時屏去左右。向允禩道。八阿哥從那裏來。滿俗向稱皇子為阿哥。所以允禔沿習俗語。叫允禩為八阿哥。允禩道。我不過在外邊閑游。沒有到什麼地方去。允禔笑道。你休瞞我。張明德叫你萬歲呢。允禩驚問道。大阿哥如何曉得。允禔道。我是個順風耳。自然聽見。允禩道。你既曉得。須要為我瞞過父皇。允禔道。這個自然。只可惜允初不死。昨日聞有消息。

父皇欲仍立允初為太子。允禩頓足道：「這恰如何是好？」允禩道：「我恰有一個妙法，但不知你做皇帝，什麼謝我？」允禩道：「我若得了帝位，當封大阿哥為並肩皇帝。」允禩道：「不好，世上沒有並肩皇帝，況我仍要受你的封，不如勿做為是。」急得允禩連忙打恭懇求妙策。允禩道：「你既要我設法，現在牧馬廠中，有個蒙古喇嘛精巫蠱術，能呪人生死。若叫他害死允初，豈不是好？」允禩非真心待弟，觀下文便知。允禩喜甚，便托允禩即日照行，揖別而去。

想做皇帝便要弄殺阿哥，帝位之害人甚矣。

允禩即去與蒙古喇嘛商議，蒙古喇嘛名叫巴漢格隆，與允禩

為莫逆交。至是允禩與商，便取出鎮壓物十多件，交與允禩。允禩携歸，想去通知允禩，轉念道：「我明明是皇長子，太子既廢，我宜代立。為什麼去助允禩？」當下躊躇一會，忽躍起道：「照這樣辦法，好一網打盡了！」葫蘆中膏，什麼藥。遂匆匆入宮，見了康熙帝，把允禩與張明

德勾通事密奏一遍。康熙帝即令侍衛捉拏張明德，霎時間明德掣劍立召內大臣問

過口供，擲出宮門，凌遲處死。

張明德而說中，想定要犯凌遲罪，但明德自會相面，何不趨吉避凶。

一面飭宗人府將允禩

鎖禁。允禩一想：「這事只有大阿哥得知，我叫他瞞住父皇，他莫非轉去密奏麼？」他要我

死，我亦要他死。

一班犬子，奈何奈何。

遂對宗人府正道：「願見父皇一面。」宗人府落得容情，便帶入

宮內。康熙帝見了允禩，勃然大怒，把他批頰兩下。允禩泣道：「兒臣不敢妄為，都是大阿哥教兒臣行的。」康熙帝怒道：「胡說，他教你行。」還肯告訴我麼？」允禩道：「父皇如若不信，可

去擊問牧馬廠內的蒙古喇嘛。康熙帝又命侍衛將蒙古喇嘛拿到嚴刑拷訊。得供是實。隨差侍衛至直郡王府。不由允禔分說。竟入內搜索。連地板盡行掘起。果然有好幾木人頭兒埋在上內。侍衛取出。回宮奏覆。康熙帝震怒的了不得。拔出佩刀。叫侍衛去殺允禔。侍衛至此。也不敢徑行。奉命跪伏帝前。代允禔求恕。此時早有宮監報知惠妃。惠妃係允禔生母。得了此信。三脚兩步的趨入。跪在地下。膝行而前。連磕了幾個響頭。口稱求皇上開恩。康熙帝見此情狀。不由的心軟起來。便道。愛妃且起。惠妃謝過了恩。起立一旁。粉面中珠淚瑩瑩。額角上已突起兩塊青腫。美人幾乎急殺。天子未免有情。遂將佩刀收入。命侍衛起來。帶出允禔拘禁。又對惠妃道。看你情面。饒了允禔。但我看他總不是個好人。須派人看管。方好。惠妃不敢再言。謝恩回宮。康熙帝即親書硃諭。將允禔革去王爵。即在本府內幽禁。領班侍衛奉旨去訖。康熙帝經此一怒。便激出病來。是晚遂不食夜膳。次日微發寒熱。便令御醫診治。諸皇子親視湯藥。皇四子胤禛晨夕請安。且從中婉說廢皇太子的冤枉。深愜帝意。於是釋放廢太子。亦令入宮侍疾。越數日。帝疾漸愈。乃令廢皇太子及諸皇子近前。并宣召諸王入內。隨即申諭道。朕曠時披覽史冊。古來太子既廢。往往不得生存。過後人君。又莫不追悔。朕自拘禁允禔後。日日記念。近日有病。只皇四子默體朕心。屢保奏廢皇太子允禔。勸朕召見。朕召見一

次愉快一次嗣命在朕前守視湯藥舉止頗有規則不似從前的疏狂想從前為允禔鎮壓所以如此迷惑現在既已改過須要從此洗心古時太甲被放終成令主有過何妨改之即是今日諸臣齊集或為內大臣或為部院大臣統是朕所簡用允禔應親近伊等令他左右輔導崇進德業方不負朕厚望四皇子胤禛幼年時微覺喜怒不定目下能曲體朕意懇懇懇切可謂誠孝五皇子允祺七皇子允祐為人淳厚藹然可親允禔亦應格外親熱自此以後朕不再記前愆但教允禔日新又新朕躬何憾爾王大臣等須為我教導允禔毋致再蹈覆轍諸王大臣未曾答覆只見皇四子跪奏道兒臣奉皇父諭旨說兒臣屢保奏廢皇太子兒臣實無其事蒙皇父褒嘉兒臣不敢承受推辭所謂秉性陰沈康熙帝微哂道爾在朕前屢為允禔保奏爾以為沒有證據所以當眾強辯爾果不欲居功爾衷尚堪共諒爾如畏允禔允禩故意圖賴便非正直轉大失朕意了子知莫若皇四子叩首稱謝又奏道十年前侍奉皇父因兒臣喜怒不定時蒙訓誡近十年來皇父未曾申飭兒臣省改微誠已荷皇父洞鑒今兒臣年逾三十大概已定喜怒不定四字關繫兒臣身上仰懇皇父於諭旨內恩免記載兒臣深感鴻慈康熙帝便對王大臣道近十年來四阿哥確已改過不見有忽喜忽怒形狀朕今不過偶然諭及令他勉勵不必盡行記載便了喜怒不定四字都要爭辯顯見陰鷲諸王大臣遵旨退出私

自議論都料廢太子又要重立果然到了次年復立允初為皇太子頒詔天下遣官祭

告天地宗廟社稷並封皇三子允祉為誠親王皇四子胤禎為雍親王皇五子允祺為

恒親王皇七子允祐為淳郡王皇十子允禩為敦郡王皇九子允禩皇十二子允禩皇

十四子允禩俱為固山貝子又追究魘魅事將蒙古喇嘛巴漢格隆處以磔刑人家不

死他却被人剛死了這事暫算了結不料翰林院編修戴名世作了一部南山集又興起大獄來

了先是康熙初年浙江湖州府莊廷鑑素習儒業平時頗留心史籍一日到市上閑遊

見有一井舊書坊他却踱將進去隨手翻閱舊書內中有一抄本夾入視之乃是明故

相朱國禎的彙本彙中記錄明朝史事自洪武至天啟都有編述他即將此彙買回招

了幾個好朋友互覽一番友人統未曾見過個個說是秘本文人常態專喜竊詔就各

搜集崇禎年間事情補入卷末並將自己姓名及友人姓名一一附記算是生平得意

之作廷鑑死後家人將此書刊行適故歸安縣令吳之榮失職家居見了此書讀到崇

禎朝有毀謗滿人等語之榮遂上書告訐清廷即令浙江大吏按書中姓名一一搜捕

已死的開棺戮屍未死的下獄正法廷鑑是個首犯開棺戮屍不消說得還把他兄弟

駢戮家產籍沒真是可憐吳之榮復職升官為了此事士人多箝口結舌不敢妄談偏

遠戴名世身居翰苑清閑無事著了一部南山集出來集中採錄明桂王事乃抄襲桐

清史通谷 卷三 二十九 上海會文堂印行

城人方孝標遺書。並不是名世所造的。都察院御史趙申喬竟指他是誹謗朝廷。拜疏

奏發。

又是一個拍馬屁的官吏。

康熙帝准了奏章。即飭拏名世下獄。命六部九卿會審。名世供詞抄

錄。方孝標湏黔紀聞是實。當由六部九卿議奏。內說戴名世有心抄錄。作大不敬論。應

置極刑。方孝標亦應戮屍。方戴族人俱應坐死。此奏一上。自然照准。可憐名世為這文

字因緣。身被寸磔。戴氏族中與名世五服相連。統皆斬首。進士方苞。因是方孝標同宗。

亦繫獄論死。幸虧大學士李光地極力洗釋。方苞得以出獄。方氏族人除孝標子弟外。

也總算給全了幾個。這是康熙五十年間事。自此體制愈嚴。朦蔽愈重。康熙帝年已六

旬。精神亦漸漸衰退。比不得壯年時候。事事明察。到了五十一年。皇太子允初。又不知

為着什麼事。觸怒了康熙帝。又把允初廢黜。禁錮起來。小子但聞有御筆硃諭一道。略

云。

前因允初行事乖戾。曾經禁錮。繼而朕躬抱疾。念父子之恩。從寬免宥。朕在眾前曾

言。其似能悔改。伊在皇太后眾妃諸王大臣前。亦曾堅持盟誓。想伊自應痛改前非。

晝夜警惕。乃自釋放之日。乖戾之心。即行顯露。數年以來。狂易之疾。仍然未除。是非

莫辨。大失人心。朕今年已六旬。知後日有幾。天下乃太祖太宗世祖所創之業。傳至

朕躬。非朕所創立。恃先聖垂貽景福。守成五十餘載。朝乾夕惕。耗盡心血。竭蹶從事。

尚不能詳盡如此狂易成疾不得衆心之人豈可付託乎故將允初仍行廢黜禁錮為此特論

允初再廢後康熙帝立定主意不再言立太子事諸皇子個個窺測探不出什麼消息便浼王大臣上書奏請誰知上一次書受一次訓責甚且還要治罪諸王大臣方在疑慮忽西域來了警信報稱策妄阿布坦殺進西藏去了正是

大內未曾蠲宿釁

極邊又已啟兵爭

西藏係清朝藩屬遇着外侮又要勞動清兵了諸君試看下回便自分曉

冢嗣被黜名士沈寃皆專制之談使然惟專制故天下始羨皇帝之尊嚴官民受皇帝之壓制不敢妄想獨衆皇子濟濟比肩皆有世襲之望於是勾通內外覬覦儲位雖以清聖祖之英明不能免巫蠱呪詛之禍惟專制故天下始怨皇帝之刻毒一語失檢罪及妻孥禍延宗族生固難免死且戮尸當時畏其威而不敢動後世必有起而報復者雖以清聖祖之德惠不能逃千秋萬世之譏本回為清聖祖病抑且為清聖祖惜且隱懸一專制影子留戒後世是文之有關國體者可謂裨官中上乘文字

第二十九回 聞寇警發兵平藏衛

苦苛政倡亂據臺灣

却說中國西偏有最高的大山一座。名叫喜馬拉雅。喜馬拉雅山北有一種圖伯特人聚族而居。號為西藏。古時與中國不相通。唐朝時部衆漸盛。入侵中華。唐史上稱他為吐蕃國。唐太宗李世民。因他屢次寇邊。沒有安靖的日子。不得已將宗女文成公主嫁他國王噶木布。算是兩國和親。干戈得以少息。這文成公主素信佛教。在西藏設立佛寺。供奉釋迦牟尼佛像。自此西藏臣民。個個皈依。變成了一個佛教國。傳到元朝時候。元世祖南下吐蕃。邀請吐蕃拔思巴為帝師。冊封大寶法王。令他管領藏地。總握政教兩大權。他的子孫。取名薩迦胡土克圖。薩迦就是釋迦的轉音。胡土克圖乃是再世的意思。服飾尚紅。得娶妻生子。世人稱為紅教。傳到明朝。紅教徒漸漸不法。信用日衰。甘肅西寧衛中。出了一個宗喀巴。入大雪山修行得道。別立一派。禁娶妻生子。衣飾尚黃。稱作黃教。蕃衆大加敬信。勢力不亞法王。宗喀巴死。有兩大弟子。一名達賴。一名班禪。統居前藏拉薩地。他因教中嚴禁娶妻。不得生子。遂另創一嗣續法。說是達賴班禪兩喇嘛喇嘛即高僧之意。世世轉生。達賴死後。第一世轉生。是敦根珠巴。第二世轉生。是根敦堅錯。傳到第三世轉生。是鎖南堅錯。較有高行。蒙古諸部。入藏歡迎。邀他至漠南說教。黃教遂流傳蒙古。第四世轉生。是雲丹堅錯。勢力越加擴張。漠北蒙古。因居地荒僻。不得親承教旨。另奉宗喀巴第三弟子哲卜尊丹巴後身。為大胡土克圖。總理外蒙古教務。居住

庫倫第五世達賴轉生。叫作羅卜藏堅錯。用他近親桑結為第巴。什麼叫作第巴。便是

中國所稱管理政務的官員。達賴喇嘛。只理教務。不管政事。自第二世達賴起。已另置

第巴等官。代理國政。是時紅教未絕。後藏地方護法教主。叫作藏巴汗。藏巴汗反對黃

教。桑結欲除滅了他。省得出來作梗。遂聯絡厄魯特蒙古。遣和碩特部長固始汗。引兵

入後藏。襲殺藏巴。另奉班禪喇嘛。移駐後藏。從此藏地分前後二部。前藏屬達賴管轄。

後藏屬班禪管轄。敘述詳明固始汗本居青海。曾受清太宗冊封。康熙三十七年。固始汗第

十子達什巴圖爾。來京朝貢。康熙帝又封他為親王。固始汗得清廷援助。聲勢頗強。至

是有功黃教。復得了前藏東部喀木地。命子達查鎮守。漸漸干涉前藏事情。桑結一想。

殺了一個藏巴汗。又來了一個達延汗。未免引狼入室。自取禍殃。適值噶爾丹威振西

域。桑結復陰與連結。叫他出兵青海。襲破和碩特部。桑結初意頗高於吳三桂等。但達

仍不能脫離外人終非善策。奮勢力。亦因此一挫。未幾達賴五世歿。桑結秘不發喪。偽傳達賴命。令任意妄行。噶爾

丹入寇中國。桑結亦陰為慫恿。至噶爾丹敗走。乃遣使人貢。詐稱奉達賴命。求賜桑結

封爵。清廷未察真偽。封桑結為圖伯特國王。到了噶爾丹死後。丹吉喇等來降。方報

桑結矯偽情狀。康熙帝賜書切責。桑結還詐稱部屬未靖。不敢遽洩達賴喪事。今當另

立達賴。擇日發喪。康熙帝因道途遠。不便細查。且由他將錯便錯的過去。桑結又欲

去毒殺拉藏汗。事洩無成。拉藏汗即和碩部達賚姪兒達賚死。拉藏汗嗣聞桑結有意害他。遂集衆潛入拉薩。將桑結捉來。一刀兩段。刀狡的人復把桑結所立的達賴指為

贗鼎。擒獻清廷。另立新達賴。伊西堅錯為第六世。康熙帝嘉他恭順。封拉藏為翼法恭

順汗。偏這青海諸蒙古不信伊西堅錯為真達賴。另立了一個噶爾藏堅錯。在青海坐

牀。請清廷速賜冊印。自是達賴變了兩個。誰真誰假。不能辨悉。到像一動兩下爭論。遂

引出策妄阿布坦的兵禍來了。策妄截獻噶爾丹骸骨。奉表清廷。非常遜順。康熙帝命

畫阿爾泰山西麓。至天山北路一帶。給彼游牧。策妄得此廣土。竟想做第二個噶爾丹。

并吞諸部。第一着下手。是娶了土爾扈特部阿玉奇汗女。做了妻室。復誘他妻弟背了

阿玉奇。將父逐出俄羅斯。他假稱發兵幫助。竟把土爾扈特部佔據起來。杜爾伯特部

勢本衰弱。自然也服了他。第二着下手。又是依樣畫葫蘆。拉藏汗有一姊。年近花信。不

知經策妄如何運動。復許嫁了他。我怪拉藏汗的阿姊何故甘心做小策妄娶了拉藏

姊。又把那元配生的女兒許與拉藏汗子丹衷。令他入贅伊犁。不即教歸。親上加親。外

面似非常親熱。誰知他滿懷鬼蜮。詭計多端。丹衷離國日久。欲挈婦偕回。策妄許他歸

國。發兵護送。行了好幾個月。方入藏境。拉藏汗聞子婦回來。率領次子蘇爾札。到達穆

阿附近。一面迎接新婦。一面犒賞護送軍。兩下相遇。丹衷夫婦謁見已畢。拉藏汗便命

在行帳開筵令護送軍一律與宴。拉藏汗素性嗜酒，至此因子婦回國，格外暢飲。一盃未了，又一盃，接連是十百千盃，飲得酩酊大醉，酣卧牀上。這邊的護送軍飲畢出外，就在拉藏汗行帳外紮好了營。是夜準部將官大策零又至，部下有六千兵馬，會合護送軍，殺入拉藏帳內。拉藏汗手下衛兵本是不多，况又大家吃得沈醉，還有何人抵當。準部兵一擁而入，殺死了拉藏汗，把他次子蘇爾札捆綁起來。餘外不是被殺，便是被捆，只剩了一對新夫婦。一個是策妄嬌婿，總算用此情面，不去縛他。丹衷還算隨即潛到拉薩，騙入拉薩城，把個半真半假的新達賴，拘入暗室，做個坐關和尚。逆氣解頤妙語這信傳到清廷，康熙帝本已遣靖逆將軍富寧安率兵駐紮巴里坤，防備西域。至是急命傅爾丹為振武將軍，祁里德為協理將軍，出阿爾泰山，會合富寧安軍，嚴備準噶爾入寇。另遣西安將軍額魯特督兵入藏，侍衛色棱為後應。康熙五十七年，兩軍次第渡木魯烏蘇河，分道深入。大策零留伏兵，頓時四起，截住清兵。額魯特等料知陷入重地，進到喀喇烏蘇河岸，大策零留有伏兵，頓時四起，截住清兵。額魯特等料知陷入重地，率兵猛撲，怎奈這番敵軍，純是精銳，與前時接仗，大不相同。額魯特不能前進，只得退後。不料後面流星馬又到，報稱準兵逸出後路，把軍餉截奪去了。清兵聞軍餉被劫，不戰自亂。額魯特色棱兩人極力彈壓，勉強鎮定。過了數日，糧盡矢窮，準兵四面聚集，好

似天羅地網一般。一陣攻擊。清兵全營覆沒。都做了沙場之鬼。

雖是戰死。幸而死在西方。免得童男童女接引。

康熙帝接了敗報。再命皇十四子允禵為撫遠大將軍。駐節西寧。升任四川總督年羹堯備兵成都。擬分道進發。敕封噶爾藏堅錯為達賴六世。檄蒙古兵扈從達賴。隨大軍直入西藏。於是蒙古各汗王貝勒各率部兵至青海。恭候清兵出塞。康熙五十九年春。詔移允禵移駐木魯烏蘇。河治餉。令將西寧軍付都統延信出青海。年羹堯仍坐鎮四川。令將川軍付護軍統領噶爾弼出打箭爐。分趨藏境。大策零聞清兵分出。自拒青海軍。另遣部兵三千餘人。抵當噶爾弼。噶爾弼副將岳鍾琪素有膽略。領親兵六百名。首先開路。至三巴橋。係入藏第一險要。岳鍾琪招募番眾許他重賞。令詐降守橋兵。裏應外合。竟把三巴橋佔住。噶爾弼率軍來會。忽聞準部兵來奪三巴橋。頭目叫作黑喇瑪。有萬夫不當之勇。噶爾弼頗驚慌起來。岳鍾琪道。有鍾琪在。就使來了。黑喇瑪也不怕。待明日擒他便是。是夕。岳鍾琪率兵出營。潛掘陷坑。上用青草蓋住。令兵士帶了鈎索。伏在陷坑裏面。部署已定。然後回營。次晨。黑喇瑪仗着勇力。飛奔前來。岳鍾琪出兵對敵。誘黑喇瑪至陷坑旁。黑喇瑪有勇無謀。但知上前追殺。不料脚下有坑。一脚踏空。墜入坑內。任你黑喇瑪膂力過人。至此被伏兵鈎住。急切不能展身。伏兵緊緊細縛。扛入清寨。黑喇瑪受擒。餘眾不戰自降。方擬鼓行入藏。忽來了大將軍檄文。令待青海。

軍並進噶爾弼躊躇未決。岳鍾琪道：我兵只齋兩月糧餉，從川西到此已過了四十多日。若再待青海軍糧餉食盡，如何入藏？現不如乘機疾進，沿途招撫番衆，用番攻番，約十日可抵拉薩，出其不意，容易蕩平。噶爾弼欲集衆議決。鍾琪道：事在必行，何須多議。鍾琪不才，願噴此一腔熱血，仰報朝廷。請於明晨即行。

鍾琪係岳武穆王二十一世孫，武穆聯金鍾琪忠清，似不能善。

編祖武惟為清，攻藏恰有可原。噶爾弼也不多言。次晨，岳鍾琪即用皮船渡河，直趨西藏。途中遇上司

公布，用好言撫慰。公布很為感激，遂代為招集番兵七千，引鍾琪入拉薩。鍾琪觀番兵

可恃，遂分部兵三千名，繞截大策零餉道，自領番衆趨拉薩城。拉薩城內只有幾個準

兵，見岳軍大至，盡行逃散。鍾琪長驅入城，號召大小第巴，宣示威德，除助逆喇嘛的，殺

了五人，並幽禁九十多人。其餘一概赦免。那時僧俗都頂禮膜拜，感謝再生。這時候青

海軍統領延信，正與大策零相持，連敗大策零數陣，策零欲退回拉薩，又被岳軍截住，

進退兩難，遂扒山過嶺，遁回伊犁。途中崎嶇凍餒，死了大半。延信遂送新達賴入藏，登

座，令拉藏汗舊臣康濟鼐掌前藏政務，頗羅鼐掌後藏政務，留蒙古兵二千駐守。奉詔

班師，各回原地鎮守。西藏暫歸平靖。康熙帝又要咬文嚼字，親製一篇平定西藏碑文，

命勒石大招寺中。小子也不暇細錄，只是康熙帝安樂一次，總有一次憂愁相逼而來。

憂樂相循，禍福相倚，是顛撲不破的事理。入藏軍已報凱旋，臺灣忽報大亂，說來可笑。臺灣亂首乃是一個

販鴨營生的小百姓名叫一貴他的姓恰與大明太祖皇帝相同

嘗見人家婚喪事排列儀仗每借同姓的

頭銜書入頭行牌以示烜赫一貴雖是販鴨然與明祖同姓亦自足誇

自施琅收服臺灣後臺民雖稍有蠢動事發即平

至康熙晚年用了一個貪淫暴虐的王珍實授臺灣知府沒有稅的要加稅沒有糧的

要徵糧百姓不服就要拏來打屁股或枷號幾個月還有一切訴訟事件有錢即贏無

錢即輸因此臺民怨憤異常

官逼民反

這個朱一貴雖是販鴨為生他却有幾個酒肉朋友

一叫黃殿一叫李勇一叫吳外這三人素不安分與朱一貴恰很是莫逆一日到了酒

樓一面吃酒一面談論平日事情黃殿問一貴道近日朱大哥生意可好一貴搖頭道

不好不好現在這個混賬知府棺材裏伸手死要銅錢連我販賣幾隻鴨也要加捐我

此番販鴨一千隻反蝕了好幾千本錢看來只好罷休哩

小本經營不應加重捐觀此便知

李勇吳外

齊聲道這般狗官總要殺掉他方好

該殺

一貴道只有我等幾個小百姓那裏能殺知府

黃殿道要殺這個混賬知府也是不難只此處非講事堂兄弟們不要多嘴

黃殿言畢

以目示意大家飲完了酒由一貴付了酒鈔遂同至一貴家內彼此坐定黃殿道朱大

哥你道是販鴨好是做皇帝好一貴醉醺醺的笑道黃二弟真吃醉了販鴨的人怎麼

好同皇帝去比黃殿道朱大哥想做皇帝否一貴大笑道像我的人只能販鴨那裏會

做皇帝黃殿道明太祖朱元璋曹克廟祝後來一統江山好端端的做了皇帝大哥也

是姓朱。販鴨雖賤。比廟祝要略勝三分。水無斗量。人無貌相。要做皇帝。何難之有。一貴聽了此言。不覺手舞足蹈起來。便道。我就做皇帝。黃二弟等須要幫助我。黃殿道。總教大哥不要驚慌。明日就請大哥南面為王。一貴乘着醉意。便道。我果有一日為王。就使千刀萬剮。亦是甘心。賭什麼氣。罰什麼。天道昭彰。不容妄說。黃殿道。一言為定。不要圖賴。一貴道。自然不

賴。黃殿便邀同李勇吳外。告別而去。到了次日。黃殿復同李勇吳外。帶了一二百個流氓。抬了箱籠。匆匆到一貴家來。一貴不知何故。慌忙問道。黃二弟。你同這許多人。到我家何幹。黃殿道。請你即日做皇帝。一貴此時。已把昨日的酒話。統共忘記。至此始恍惚記憶起來。便笑道。昨日乃是酒後狂言。如何作准。黃殿道。不能不能。昨日你已認實。今朝不能圖賴。就使你要不做。也不容你不做。說畢。就命手下開了衣箱。取出黃冠黃袍。把朱一貴改扮起來。一貴道。你等太會戲弄我了。黃殿道。那個來戲你。頓時七手八脚。將朱一貴舊服扯去。穿了黃冠黃袍。一個販鴨的小民。居然要他坐在南面。做起強盜大王來了。看官。你道這套黃冠黃袍。是那裏來的。他是從戲子裏借來。暫時一穿。還有一套蟒袍宮裙。續行取出。黃殿趨入內室。扶出一個黃臉婆子。教他改裝。可憐這黃臉婆子。嚇得發抖。那裏敢穿這衣服。黃殿也顧不得什麼嫌疑。竟將蟒袍披在黃臉婆子身上。引他至一貴左側坐下。不與他繫宮裙。黃殿未算周到。於是大眾取出衣服。一律改扮。穿紅着綠。擠

作一堆向朱一貴夫婦叩起頭來

好是

弄得朱一貴夫婦受也不是不受也不是索性

像木偶一般大眾拜畢竟去外邊劫掠此金銀財帛做起旗帳造了軍器佔了民房

數十間就揭竿起事一夫作俑萬人響應不到十日竟招集了數千人臺灣總兵歐陽

凱急議發兵往勦游擊劉得紫素稱知兵至是請行歐陽凱不許偏遣一個龐大無能

的周應龍領兵前去敵寨距府城只三十里周應龍沿途停止三十里路走了三日敵

衆依山拒守應龍也不去攻擊反縱兵焚掠近村村民大憤相率從賊南路奸民杜君

英亦乘此作亂與朱一貴連合襲殺鳳山參將苗景龍府城大震歐陽凱帶了劉得紫

及副將許雲率兵一千五百親勦一貴黃殿李勇吳外等出寨迎敵許雲躍馬臨陣賊

皆辟易黃殿等都逃入山中會水師游擊游崇功亦自鹿耳門入援歐陽凱大喜只道

是敵衆膽落毫不設備過了兩日朱一貴杜君英合軍大至遙見塵頭起處約有數萬

人馬迤邐前來清兵先已膽寒面面相覷歐陽凱急出抵禦正接仗間把總楊泰立在

歐陽凱背後忽然躍起將歐陽凱刺落馬下劉得紫急忙趨救不防楊泰又一槍刺來

得紫急閃坐騎已中了一槍那馬負痛踣地把得紫掀落地上也被叛兵擒住霎時官

軍大亂許雲游崇功攔阻不住賊軍又圍裏攏來只得拚命血戰到了日中矢斲俱盡

各手刃數十人自刎而亡於是水師游擊張賢王鼎等率兵千餘戰艦數十艘逃出澎

湖臺灣道梁文煊知府王珍等盡驅港內商船漁艇逃出鹿耳門周應龍逃得更快竟遁入內地朱一貴進陷臺灣府大掠倉庫復得鄭氏舊貯礮械硝磺鉛鐵等非常歡喜北路奸民賴池張岳亦同日陷諸羅縣擊殺參將羅萬倉凡七日而全臺陷朱一貴大會部眾犒宴三日自稱中興王國號永和封黃殿為輔國公兼銜太師李勇吳外等為侯以下封了許多將軍總兵袍服不及裁製戴了一頂明朝冠便算了事裏面擄了無數婦女充作妃嬪一貴左擁右抱說不盡的快活

比黃臉婆子何如

臺灣百姓編出一種歌謠道

頭戴明朝冠

身衣清朝衣

五月稱永和

六月還康熙

看了這種謠傳朱一貴的王位恐怕是不穩固了究竟朱一貴做了幾日臺灣王下回再行詳敘

達賴轉生明是佛教欺人之說狡黠諸徒利用之以攬權勢於是真偽達賴之間題生內閣未休外侮已至卒至全藏大亂欺人者適以自欺亦何益乎清聖祖既遣將平藏何不於此時設置賢吏昌明政教有以移其風而易其俗乃復送一無知無識之達賴入藏坐牀平一時之亂或有餘平一世之亂則不足此所謂敷衍目前之計無怪其旋平旋亂也若臺灣收入版圖已數十年芟荆棘夷豁洞用夏變夷推行風教吾知數十年內亦可收功乃所用非人徒知殃民不知化民一販

鴨徒揭竿作亂僅七日而全臺俱陷何擾亂之速耶有清一代惟聖祖最號英明而於絕域政教不甚厝意遑問自鄙以下乎閱本回應令人歎惜

第三十回 暢春園聖祖賓天

乾清宮世宗立嗣

却說朱一貴既陷臺灣逃官難民盡至澎湖澎湖守將倉猝不知所為亦盡室登舟將渡廈門百姓驚惶的了不得獨守備林亮決計固守馳赴海濱攔住官民家眷不准內渡人心稍稍鎮定水師提督施世驃自廈門至澎湖南澳總兵藍廷珍奉閩督檄令亦至澎湖來會於是命守備林亮千總董芳為先鋒率領艦隊八千人直搗鹿耳門適朱一貴與杜君英爭長自相殘殺確是強盜行為鄉民憤一貴暴掠又各結民團保護村落清兵聞一貴內亂百姓不附頓時勇氣百倍到了鹿耳門岸上大礮迭發林亮董芳冒死直進遙望岸上礮臺火藥壘積林亮飭水兵用礮還擊注射火藥礮聲過處火藥上衝震得海水陡立天地為昏那時岸上的守兵統彈得不知去向林亮董芳即舍舟登岸率兵直入施世驃藍廷珍亦帶領大軍隨進節節進攻隨勦隨撫看官你想這等朱一貴杜君英的混帳東西那裏敵得住幾員虎將連戰連敗連走清兵乘勢追殺直薄臺灣城下東西南北布滿兵隊大砲的聲音鎮日不息朱一貴束手無策只躲在偽宮內對了一班王妃王妾哭泣不止此時究竟是賊鴨好是做皇帝好還是外面的軍師黃殿想了一個

劫營的計策。於夜間潛開城門。突擊清營。誰知早被蓋廷珍料着。擺了一個空營計。待李勇吳外等殺入。伏兵一齊掩擊。像砍瓜切菜一般。林亮斬了李勇。董芳刺死吳外。只刺了後隊的黃殿。急忙逃回。轉身一望。城門已閉。城上立着一員大將。不是別人。乃是清游擊劉得紫。突如其來原來劉得紫被楊泰擒去。獻與一貴。一貴頗重得紫名。不去殺他。把他禁住學宮。得紫不食三日。情愿餓死。諸生林皋劉化鯉密勸得紫受食。徐圖恢復。得紫乃飲食如常。此次黃殿出城劫營。把城中部衆盡行拔出。林劉二生遂邀集良民。擁得紫出學宮。閉了城門。請得紫上城拒守。黃殿進退無路。投濠自盡。施世驃下令降者免死。於是叛衆盡降。劉得紫開城迎入。把前情敘說一遍。世驃即令導入偽宮。擒出朱一貴。審問屬實。推入囚籠。室內的偽妃偽嬪。統教民間自認。令他帶去。做了數日妃嬪滋味如何統計清兵攻入鹿耳門。進復臺灣府城。也是七日。世驃復分兵搜勦南北兩路。擒到杜君英等。與朱一貴檻送北京。一概凌遲處死。千刀萬剮之言。驗了一復將棄臺逃走的貴自惡甘心不甘心道府廳縣。盡行治罪。只王珍已懼罪自盡。命即剖棺梟示。王珍是個首惡。可惜不把他凌遲施世驃等各邀獎敘。也不必細說了。且說康熙帝因臺灣再平。八荒無事。自己又年將七旬。明知風燭草霜。哀年易邁。索性開了一個盛會。凡滿漢在職官員。及告老還鄉。得罪被謫的舊吏。年紀六十五以上的人。統召入乾清宮。一一賜宴。這時候正是康熙六十一年春。

間天氣晴和不寒不暖。一班老頭兒圍坐兩旁，差不多有一千個圍住。這個老皇帝飲起酒來，皇帝又特別加恩，叫他不要拘謹。大衆奉諭，開懷暢飲，酒興半酣，老皇帝動了詩興，做成七律詩一首，命與宴諸臣按律恭和。這班老頭兒把詩文一道，多半束諸高閣。滿員是簡直未曾用過工夫。至此要他個個吟詩，幾乎變成一種虐政。幸虧這班老人有些乖刁，預料這老皇帝召他飲酒，免不得咬文嚼字，因此早打好通關，先與幾個能詩作賦的老朋友商量妥當，請他作了搶替。一面復賄通宮監，托令傳遞，所以當場都吟成一詩。恭呈御覽，雖是好歹不一，總算不至獻醜。詩中大意，十首一律，無非是歌功頌德，一套爛語。等到詩已做成，日近黃昏，大衆散席，謝了聖恩，出宮而去。這場盛宴，叫作千叟宴。康熙帝到也，非常得意。太監得了銀子還要得意可奈盛筵不再，好景難留，轉瞬間已是冬月。大學士九卿等方擬次年聖壽七旬，預備大慶典禮。誰料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康熙帝竟生起病來。這場病非同小可，竟是渾身火熱，氣急異常。太醫院內幾個醫官輪流入內診脈，忙個不了。服藥數劑，稍稍減退，身子漸覺爽快，氣喘也少覺平順。只是精神衰邁，一時未能回復，所以未便起床。諸皇子朝夕問安。皇四子胤禛此次侍奉，却不見十分殷勤。每遇夜間，總要到理藩院尚書府內密談一回。有何大事這理藩院尚書名叫隆科多，乃是皇四子的母舅。句中有眼過了數日，康熙帝病體又好了一些。因

卧床多日。未免煩躁。要出去閒逛一番。皇四子胤禛入奏。父皇要出去散心。不如至暢春園內。地方寬敞。又是近便。最好靜養。康熙帝道。這也是好。只冬至郊天期已近了。朕躬不能親往。命你恭代。須預先齋戒。為是。皇四子胤禛聞了。此諭未免躊躇。為什麼康

熙帝見他情形。便問道。你敢是不願去。胤禛即跪奏道。兒臣安敢違旨。但聖體未安。理應侍奉左右。所以奉命之下。不覺遲疑。康熙帝道。你的兄弟很多。那個不能侍奉。你只

管出宿齋所。虔誠一點便好。胤禛無奈。遵旨退出。是夜。又與這個母舅隆科多密議了

一夕大事。次日。康熙帝到暢春園。諸皇子隨駕前往。隆科多本是皇親也。隨同幫護。獨

皇四子胤禛已去齋所。不在其中。

有隆科多作代表已經夠了

又過了數天。康熙帝病症復重。御醫

復輪流診治。服了藥。全然無效。反加氣喘痰湧。有時或不省人事。諸皇子都着了忙。只

隆科多說是不甚要緊。是夜。康熙帝召隆科多入內。命他傳旨。召回皇十四子。只是舌

頭塞澀。說到十字。停住。一回。方說出四子二字。隆科多出來。即遣宮監去召皇四子胤

禛。翌晨。胤禛至暢春園。先見了隆科多。與隆科多略談數語。即入內請安。康熙帝見他

回來。痰又上湧。格外喘急。諸皇子急忙環侍。但見康熙帝指着胤禛說道。好好。只此兩

字。別無他囑。竟兩眼一翻。歸天去了。諸皇子齊聲號哭。皇四子胤禛大加哀慟。比諸皇

子尤覺淒慘。真耶隆科多向諸皇子道。諸阿哥且暫收淚聽請遺詔。此時諸皇子中。惟

允禩遠出未歸。允禩仍被拘禁。未能擅出奔喪。允禩先已釋放。一同在內。聽得遺詔二字。先嚷道。皇父已有遺詔。廢隆科多道。自然有遺詔。請諸阿哥恭聽。便即開讀。道。皇四子人品貴重。深肖朕躬。必能仰承大統。著繼朕登基。即皇帝位。允禩允禵齊聲道。遺詔是真。廢隆科多正色道。誰人有幾個頭顱。敢捏造遺詔。於是嗣位已定。皇四子趨至御榻前。復撫足大慟。親為大行皇帝更衣。可謂誠孝隨即恭奉大行皇帝還入大內。安居乾清宮。喪事大典。悉遵舊章。不必細表。後人有滿清宮詞一首。紀此事道。

新月如鉤夜色闌。太醫直罷藥爐寒。冷聲燭影皆疑案。是非非付史官。

統計康熙帝在位六十一年。守成之中。兼寓勦業。南征北討的事情。上文已經詳敘。若講到內外各大吏也。算是清正的多。貪汙的少。自熬拜伏罪後。後來只有大學士明珠。佐命有功。得康熙帝信任。未免露出驕恣情狀。然總不如熬拜的專橫。此外名臣如魏裔介。魏象樞。李光地。湯斌等。都通理學。于成龍。張伯行。熊賜履。張鵬。副陸隴其等。都守清操。彭孫適。高士奇。朱彝尊。方苞等。雖沒有什麼功業。也要算治世文臣。有的通經。有的能文。肚子中含有學問。與一班酒囊飯袋。究竟兩樣。康熙帝也好學不倦。上自天象。地輿。音樂。法律。兵事。下至騎射。醫藥。蒙古。西域。拉丁文。書字母。無乎不窺。無乎不曉。兼且自奉勤儉。待民寬惠。六十年間。蠲租減賦的諭旨。時有所聞。所以全國百姓。統是畏。

服滿族中得此奇人。總要算出乎其類拔乎其萃了。評論當可惜晚年來儲位未定遂致

宴駕後出了一樁疑案。這位秉性陰沈的四阿哥竟登了大寶。擬定年號是雍正兩字。

以次年為雍正元年。是為世宗憲皇帝。第一道諭旨便封八阿哥允禩。十三阿哥允祥

為親王。令與大學士馬齊舅舅隆科多總理內外事務。第二道諭旨命撫遠大將軍允

禔回京奔喪。一切軍務由四川總督年羹堯接續辦理。兩諭俱有深意。休作劇文看過。過了殘臘就是

雍正元年元日。雍正皇帝升殿受朝賀禮畢。連下諭旨十一道。訓飭督撫提鎮以下文

武各官。大致叫他守法奉公。整躬率物。倘有不法情事。難逃朕表明察。毋貽後悔。次

日復視朝。百官俱至。雍正帝問百官道。昨日元旦。卿等在家作何消遣。眾官員次第回

答。或說飲酒。或說圍棋。或說是閒着無事。只有一個侍郎。臉色微赭。聽眾人俱已答畢。

不能再推。只得老老實實的說道。微臣知罪。昨晚與妻妾們玩了一回牌。雍正帝笑道。

玩牌原干例禁。昨日乃是元旦。你又只與家中人消遣。不得為罪。朕念你秉性誠實。毫

無欺言。特賞你一物。你持回去。與妻妾並看罷。說畢。擲下小紙包一個。侍郎拾在手中。

謝恩而退。回到家中。遵着上諭。取出御賜的物件。叫妻妾同看。當即拆開紙包。大家一

瞧。個個嚇得伸舌。復將昨日玩過的紙牌。子細一檢。恰恰少一張。看官試掩卷一猜。應

知這紙包中。不是別物。定是昨日所失的一張紙牌兒。那時有一位姨太太道。昨日的

紙牌是我收藏。當時也不及細檢。不知如何被皇帝拏去一張。難道當今的聖上。是長手佛轉世麼。侍郎道不要多嘴。以後大家留意便是。這位姨太太偏要細問。侍郎走出戶外。四周圍瞧了一番。方入戶閉門對妻妾道。我今日還算大幸。聖上問我昨日的事。我曉得這個聖上。不比那大行皇帝。連忙老實說了。聖上方恕我的罪。賜我這張紙牌。若少許欺騙。不是殺頭。便是革職哩。眾妻妾又都伸舌道。有這麼利害。侍郎道。當今皇上做皇子時。曾結交無數好漢。替他當差辦事。這班人藏有一種殺人的利器。名叫血滴子。說到此處。忽聽簷上一聲微響。侍郎大驚失色。連忙把頭抱住。疑心生鬼眾妻妾不知何故。有幾個膽小的。忙躲入桌下。歇了半晌。一物從窗中縱入。侍郎越加膽怯。勉強一顧。乃是一隻狸斑貓。侍郎至此。不覺失笑。隨令眾妻妾各歸內室。眾妻妾經此一嚇。也不敢再問這血滴子。小子恐看官尚未明白。只好補說數語。再入正傳。這血滴子是什麼東西。外面用革為囊。裏面却藏着好幾把小刀。遇着離人。把革囊罩他頭上。用機一撥。頭便斷入囊中。再用化骨藥水一彈。立成血水。因此叫做血滴子。這乃雍正皇帝同幾位綠林豪客。用盡心機。想出來的。這班綠林豪客的首領。便是四川總督年羹堯。羹堯係富家之子。幼時脾氣乖張。專喜耍槍弄棍。他的父親年遐齡。請了好幾個教書先生。教他讀書。都被羹堯逐去。後來得了一個名師。能文能武。把羹堯歷服方纔學得。

一身本領。這名師臨別贈言。只有就才斂範四字。羹堯起初到也。謹佩師訓。嗣後與皇四子胤禎結交。受他重託。招羅幾個好漢。結拜異姓兄弟。幫助這位皇四子。皇四子就保薦年羹堯。說他材可大用。康熙帝召見。果然是一個虎頭燕頤。威風凜凜的人物。遂連次超擢。從百總千總起。直升至四川總督。皇四子外恃年羹堯。內仗隆科多。竟得了冠冕堂皇的帝位。他恐人心不服。有人害他。遂用了這班豪客。飛檐走壁。刺探人家隱情。撫遠大將軍允禔。督理西陲軍務。是雍正帝第一個對頭。不但怕他帶兵。還要防他探悉隱情。因此借奔喪為名。立刻調回。今年羹堯繼任。上文第二道諭旨已自表明。至允禔回京後。免不得有點風聲聞知。且允禔允禔輩。又要同他細敘前情。語言之間。總帶了三分怨望。誰知早已有人密奏。雍正帝即調往盛京。令他督造皇陵。允禔已去。又降了一道上諭。命總理王大臣道。

貝子允禔原屬無知狂悖。氣傲心高。朕屢加訓誨。望其改悔。以便加恩。但恐伊終不知改。而朕必欲俟其自悔。則終身不得加恩矣。朕惟欲慰我皇妣皇太后之心。著晉封允禔為郡王。伊從此若知改悔。朕自疊沛恩施。若怙終不悛。則國法具在。朕不得不治其罪。允禔來時。爾等將此旨傳諭知之。

這道上諭。真正離奇。既要封他為郡王。又說他什麼無知。什麼不悛。這是何意。古人說

得好。將欲取之必姑與之。雍正帝登位先封允禩為親王。也是這個用意。不過允禩本得罪先帝。人人曉得他的罪孽。所以加他封爵。絕不多談。上文第一道諭旨更自表明獨這允禩乃

先帝愛寵的驕子。前時並沒有什麼處分。只可先把他無影無踪的罪名加在身上。一

面假作慈悲。封為郡王。令臣民無從推測。然後好慢慢擺佈。過了數月。又想出一個新

奇法子。召集總理王大臣及滿漢文武官員齊集乾清宮。大眾不知有什麼大事。都捏

着一把汗。雍正威權到了宮內。但見雍正皇上南面高坐。諭眾官道。皇考在日。曾立二

阿哥為太子。後來廢而又立。立而又廢。皇考晚年常悶悶不樂。朕想立儲係國家大計。

不立不可。明立亦不可。爾等有何妙策。王大臣齊聲道。臣等愚昧。恐聖衷定奪便是。雍

正帝道。據朕想來。建立太子與一切政治不同。一切政治須勞大眾參酌。立太子的事

情。做主子的理應獨斷。譬如朕有幾個皇子。倘必經大眾議過。方可立儲。恐怕這個王

大臣說是這個阿哥好。那個王大臣說是那個阿哥好。豈不是築室道旁。三年不成。廢

既如此說何必只是明立太子。又未免兄弟爭奪。惹出禍端。朕再三籌畫。想出一種變

名王大臣會議通的法子。將擬定皇儲的詔旨。親寫密封。藏在匣內。說到此處。把頭向上面一望。手向

上面一指。隨即道。便安放在這塊正大光明匾額後面。可好麼。諸王大臣等自然異口

同聲。都說聖慮周詳。臣下豈有異議。雍正帝遂命諸臣退出。只留總理事務王大臣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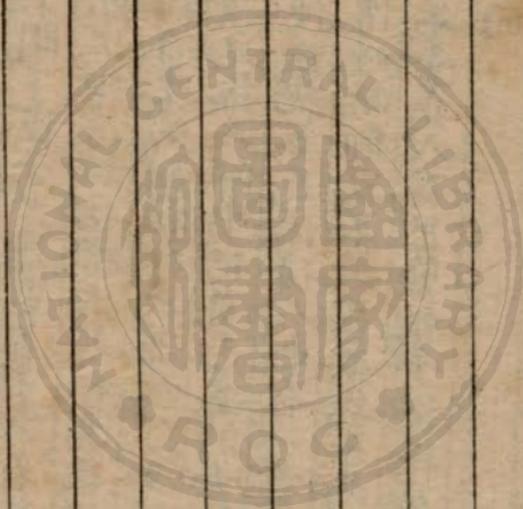
內自己密書太子名字。封藏匣內。令侍衛緣梯而上。把這錦匣安放匾額後面。總算儲位已定。這方匾額懸在乾清宮正中。正大光明四字。乃是雍正帝御筆親書。這也不在話下。總理事務王大臣。只看見這匣子。不曉得裏面的名字。究竟是那一位阿哥。後來雍正帝晏駕。方將此匣取下。開了匣子。才識密旨中寫着皇四子弘曆。正大光明恐未必是這樣講法只弘曆是皇后鈕祜祿氏所出。相傳鈕祜祿氏起初為雍親王妃。實生女孩。與海寧陳閣老的兒子。是同年同月同日生的。鈕祜祿氏恐生了女孩。不能得雍親王歡心。佯言生男。賄囑家人。將陳氏男孩兒抱入邸中。把自己生的女孩子換了出去。陳氏不敢違拗。又不敢聲張。只得將錯便錯。就算罷休。後人也有一首宮詞。隱詠這事道。

果然富貴亦神仙。內使傳呼敬御筵。不辨呂嬴與牛馬。上方新賜洗兒錢。

立儲事已畢。忽接到川督年羹堯八百里緊急報。青海造反。為這四字。又要勞動兵戈了。看官少憩。待小子續編下回。

本回起首二十行。只結束臺灣亂事。不足評論。接續下去。便是清聖祖宴駕事。後人互相推測。議論甚多。或且目世宗為楊廣。年羹堯隆科多為楊素。張衡事鮮左。證語不忍聞。作書人所以不敢附和也。惟聖祖欲立皇十四子允禵。皇四子胤禛改御書。將十字改為于字。此則故父老皆能言之。以不為無因。但證諸史錄。亦不盡。

相符作者折衷文獻語有分寸。至世宗嗣位開手即鬼鬼崇崇繪出一種秘密情狀立儲大事也。乃亦以秘密聞然則天下事亦何在不容秘密耶。司馬溫公云事無不可對人言。清之世宗事無一可對人言。以視乃父之寬仁蓋相去遠矣。



國立中央圖書館



0004663



國家圖書館



000004663

